

王清穆『農隱廬日記』（11）

王清穆研究会編注

解説

本号では「丁卯正月至四月」（1927年2月2日～5月30日）・「丁卯五月至八月」（5月31日～9月25日）の部分に掲載する。

この時期の王清穆らにとって最大の問題は北伐戦争の混乱の波及である。具体的には、戦闘やストライキなどの影響で長江の船舶航行が滞ったことがまず問題となった（正月十八～二十日、正月二十八日・二月初一・初二日、三月十二・二十九日）。これによって食料供給に問題が生じたため、社倉を開いて穀物を放出したが、すぐに尽きており、上海から穀物輸送が試みられた（二月十四・十五・二十七日）。交通の混乱は鉄道にも及んでいた（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二・十七・二十四日）。航行の制限はその後かなり長期にわたり続いたようである（六月二十三・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三日）。また、軍隊の駐留についても、地方による食糧や経費の負担が問題となった（四月初六・初七・初十・二十二日、六月初六日）。

3月末に国民党による県政府が樹立され、田良驥（鉄錚）が新たに崇明県県長となったが（二月二十四日）、その前後には江蘇省で小学校の校長・教員が逮捕されたり（二月初五・十一日）、徐樹馨（蘭墅）が訴えられたり（二月十四日）といった事件の他、崇明でも県城で暴動の謠言が流れたり（三月初六・初七日）、瑞豊沙の築圩工事の労働者の間に不穏な空気が漂ったり（四月十二日）、協平郷で減租風潮のうわさが流れたり（八月初十日）、国民党が教会を封鎖したことで仏教寺院などにも不安が広がったり（三月初八・初九・十二日）といった事態が生じていた。

それらの中で特に王清穆自身に関わる問題となったのが、大通紗廠の

ストライキに関連して経営者の杜少如と、施鴻元（頌嘉）・王鏡寒（景韓）が逮捕された事件である（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初四日）。施・王は保証金と引き換えに釈放されたものの（五月初五日）、杜少如の件は長引き、王清穆自身も県長から呼び出されるなどしている（五月十三～十六・二十日）。省委員会からも白一震や孟英（蘊華）が派遣されてきて調査・審判に当たり（五月二十五・二十八日、六月十一・十二日、七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八月初三・初八日）、王清穆自身も解決への助力を求められ、方法を検討している（八月十五・十六・十九日）。

この時期の王清穆にとってもう一つの大きな問題は、堡市保坍事業である。長江の土壤浸食に対する護岸工事だが、やはり問題は経費だった。崇明県の農地所有者からの畝捐、紡績工場からの紗捐、房捐、汽船乗客からの輪客捐などを徴収してこれに充てるため（正月十一・十二・十六日、二月十六・十七日、四月初五・十二・十三日、五月初七・二十二・二十七日、六月初三・初十・十九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十四日など）、王清穆らも勧告の文章を作成したり、人々に事業の必要性を説き聞かせたりしている（二月初三・初十日、三月十六日、五月二十六日、八月初五日）。また、県長を通じて省に善後費の名目で経費補助を願っている（六月初四・初五・十二・二十六日、七月十一・十二日）。起工式は7月20日に行われ（六月二十二日）、王が祭文を書いた（六月二十日）。ただ、経費徴収に対する反対もあり、堡市保坍会の施傑（丹甫）が群衆に取り囲まれるという事件も起きている（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初七・初八日）。このため理事会で保坍籌費章程を改定し、負担の軽減が図られた（八月十二日）。

また、これに先立って王らは従前の太湖水利工程局事業の中止を決めていたが（三月初一・二十八日）、そこでここまでの債務や、職員の未払い給与が問題となった（四月二十三日、五月十八日）。債務総額は11万元以上に上るものだった（七月初八・初九・二十日）。この処理のため、北京政府から発行を受け、借入金の担保としていた公債の扱いが問題となり、王は国民政府に問い合わせた上で、手配を進めている（四月二十八日、七月初三日、八月三十日）。

以上の様々な活動の合間に、多くの読書に関する記録も見られる。『胡文忠公年譜』や『南吳旧話録』の水利や江南の地理に関する記述を抜き書きしている他（正月初十・二十九日）、『顔習齋先生年譜』『李恕谷先生

年譜』『勸学篇書後』の朱子批判に賛意を示している記述が目につく(四月初九日, 五月二十三・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五日)。なお, 翁同龢『辛巳年日記』『丁酉戊戌日記』の慈安皇太后(咸豊帝の皇后, いわゆる東太后)毒殺説や康有為に対する否定的評価などについては, 書いていることをそのまま受け入れ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七月十四・十五日)。書店で古書を買って込んだことについても記述がある(七月十六・十九・二十二日, 八月十八～二十日)。他には, 新聞に掲載された, 欧米人が中国の文化を評価したという記事や(正月初八日, 三月十二日), 南京事件を受け, 中国からの撤兵を主張するイギリス人の記事などを書き抜きしている(四月十四日)。

かねてからの主張である, 崇明で浙江商人からの食塩購入をやめ, 自製する提案や(正月二十一日, 五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月初六日), 外沙(啓東県)の分県反対に関する主張も見える(五月二十五・二十八日, 六月十一・十二日, 七月初五日)。

なお「丁卯正月至四月」の冊子には, それぞれ「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付けの「内姪媳吳章佩芬」からの手紙計2通が挟まっていた。(郭夢垚, 小野寺史郎)

凡例

- ・原史料では正字と略字が混在しているが, 活字化に当たり原則として常用漢字に統一した。
- ・句読点は全て活字化に際して付したもので, 原史料には存在しない。書名の『』, 文章名の「」も同じ。ただ()記号は原史料の文中にもともと存在するので, そのまま写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訂正, 加筆, 割注, 欄外の注記などは【 】で示した。
- ・原史料にある削除跡は＝で示した。
- ・前号までの掲載分に既出の項目に関しては, 注記を省略した。

第38号掲載分の訂正

- ・52頁(解説), 107頁(注39)
×鈕永健 ○鈕永建

第 39 号掲載分の訂正

・ 83 頁（甲子二月十一日）

×並称悉県知事，廖麓樵已赴沙溪。 ○並探悉県知事廖麓樵已赴沙溪。

農隱廬日記 丁卯正月至四月

【丁卯】正月初一日丁卯陰 四十七至五十三度

晨起，率兒孫輩拜喜神。南九之弟思九肄業於南通農科大学，近与友人組織堡市旅外学界聯合会，且有特刊發布，属為緣起。余善其所為，応之。略云，朋友居五倫之一。曾子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輔仁¹⁾。蓋切磋琢磨之益，所以能得之於朋友者，必有合群互助之精神，相維相繫，永永保持而勿失也。今聯合会之組織，猶限於堡市旅外学界。若擴而充之，至於一県一省一國，志同道合，發揮而光大之，其為益不更宏歟。願青年之与会者其勸諸。写陸鑑淵訊，告以居鄉行善，只宜務實，不宜好名。倘名過其實，可恥也。

正月初二日戊辰雨 四十七至五十一度

午正一刻，地震。余方立於書卓前，忽覺窓上有聲，足下亦感覺揺動之勢。未初十分，又震，与前次相似。

正月初三日己巳陰半晴 四十五至四十九度

南九來，言承審員吳君²⁾精風鑑，客臘堡口，舟次相遇，略談數語。回署後曾告南九，謂余貌清高，鬚髯尤佳。晚，微雪。

【立春】正月初四日庚午陰半晴 四十四至四十九度

作「堡西陸姓冤獄紀」一篇³⁾。朱少謙，沈柏雲，郁繼生，龔亜虞，禹功，韶九先後來。

正月初五日辛未晴 四十三至四十八度

写龔伯厚訊。王溯翁之少君之章在大豫塩壘公司任事，聞將他調，属余轉懇伯厚仍留原區。溯翁以埵近有田產，便於照管也。

正月初六日壬申晴 三十五至四十六度

王秉臣【大通紗廠監察員】，黃伯鈞，施頌嘉來。寫徐省長訊，為保存土城事，係頌嘉所屬，立先叔姪已具公呈寄省云。

正月初七日癸酉晴 三十七至四十四度

先塋前添種柏樹，余親自指然，計添植五十八株。寫陸鑑宜訊，令將十五年分收支帳略送閱，並編製十六年分預算冊。

正月初八日甲戌晴 四十至四十六度

雨同，叔英來。雨同擬就清江農場任事，余託其自薦一人，接替求己學校教務。施譽民，章鶴笙來。

『新聞報』署名寄觀者紀，巴黎學生慶祝陰歷元旦事。云此事聞諸去歲由法歸國之夏君，巴黎學生並非留法之華人，實大學中之法籍學生也。巴黎某大學有華文研究科，圖書館中我國書籍不下數百種。入科修習者，約得數十人，比奧德意等國籍均有，尤以法籍占多數。學生對於中國文學含有深厚之興趣，常於校中所出雜誌中，發揮其研究後所得之成績。

前年華文研究科學生，特提出一要求，請主任准中國之陰歷元旦，為給假之日。此種特別休息日期，應為該科所專有。其理由以為從事中國文學者，理合按照中國習慣，於陰歷元旦，停課慶祝。此舉竟得主任之同意，居然宣諸牌示，巴黎人士莫不奇詔。蓋陰歷元旦之給假，為海外各大學所絕無僅有也。

陰歷元旦，究在陽歷何日，至鮮一定。因有是日放假慶祝之關係，故該科每年必訪求我國出版之時憲書。此種陰陽合歷購自華僑，售價極昂。華歷受學生歡迎，殊為該校特色。

曩歲舉行慶祝時，於大學內部，闢一會場。中所陳列，大半皆原本之中文書，及若干字畫圖像，並有法訳之書多種。演說時所講，多關於中國文學情形。法語之中，間雜華語，每能引起閱堂大笑。上次開會，我國僑商中有若干著名人士，加入其間，歸來述及，均以為趣。此種行動，足為法人好奇之証⁴⁾。

余謂，中國改行西歷，洵好奇而不得其宜。余夙有改歷廢閏之主張，而不贊成全仿西歷，要以合乎國情為斷。即以立春為歲首，每季六節，分孟仲季各二節，合四季為一年，是也。今巴黎學生尊重陰歷，知有研究價值，

足為中國將來改歷之助。

正月初九日乙亥晴 四十一至四十七度

施鞠人，龔邠膏來。蘇伯銘內姪來訊，言崇邑田賦負擔不平，宜加釐訂，甚是。惟賦額驟增，即為國稅，不能留充地方之用。余意不如仿海門，畝捐名目，按照科則六分六等，熟田而納塗糧者，為一等。一升蕩，次之。二升蕩，又次之。三升蕩，又次之。止田，又次之。民田為最下等。庶合調劑均平之義，再將忙銀增稅減少，此後地方經費之伸縮，專就畝捐增損可矣。

正月初十日丙子晴 四十一至五十度

輓施礼齋聯

讀書証良知良能，平生篤好程朱學。

憂世若已飢已溺，垂老猶存禹稷心。

閱『胡文忠公年譜』。公年三十七，署貴州安順府事。郡城有溪河久涸，遇山水漲發，房屋被淹，雨止立涸，城中居民，出城十餘里始得汲水飲。公為浚溪，鑿泉，築壩，設閘啓閉，以時蓄洩，安民便之⁵⁾。按，此係利用雨水，注重蓄字。

正月十一日丁丑晴 四十四至五十二度

南九送閱會計簿記。未刻，詣保坍會開臨時理事會，議大通常徵紗捐事。

正月十二日戊寅陰雨 四十五六度

伯鈞，悅甫來。言借徵畝捐事，會議尚無辦法，屬余函詢徐省長可否量予變通。

正月十三日己卯陰 四十五至四十七度

午後在大厅檢書，忽覺鼻衄從左孔出，色鮮紅，間有紫塊，亟以棉蘸墨塞之。並煎服七液丹，即止。

張清恪公撫蘇時，致書浙撫查東江故道。其略云，江浙地勢相為依倚，素稱沃國。浙中諸郡之水半瀉太湖，由三江以入海。今婁江，松江俱通，獨東江久涸，無從識其故道。曾閱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

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東江故道即今之乍浦。向經其地，果有旧閘及天妃宮故址，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年。先生憂國愛民，似宜因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沃國為膏腴，功非淺鮮也。按，宋元以來主治三江以洩太湖者，皆誤解『禹貢』所致，公之考查東江故道，亦泥於旧說耳。然隨處留心民事，意極真切，令人起敬。

正月十四日庚辰陰雨 四十七八度

午刻，請隣右便酌。到者僅丁雨豐，龔萬之，郇膏父子。丁君年八十，步履尚健，從貧苦致小康，猶是徧身布衣也。『平湖縣志』塘堰門紀，海塩石塘築法有二。其一為坡陀石塘，改疊砌為豎石斜砌，磊碎石於內支之。蓋仿宋王安石之鄞縣塘式，成化十三年副使楊瑄所定也。一為魚鱗塘，縱橫疊石，下闊上縮，累十七層。嘉靖二十一年僉事黃光昇師宏治中塩令王璽之法而變通也。二法最善，至今猶沿之⁶⁾。按，此法可為保坍工程之參考。

正月十五日辛巳陰微晴 四十六七度

新米行鎮施彥士印送『王陽明先生教囑良言二十章』，末附說明，為余所贊成統刊者。余閱之，訝其不類陽明先生手筆，當是村學究所偽託。爰作書告之，並鈔寄「為善最樂文」，「客座私祝」兩篇。

正月十六日壬午陰夜雨 四十四五度

未刻，樊雨三，徐伯耕，黃伯鈞，嚴友潮，陸賓谷，吳少谷，施頌嘉，施丹甫來，為財政庁借徵畝捐事。吾崇種種為難，無從著手。諸君擬推余赴寧向當道聲明，並商一變通辦法，以期減輕担負。余請諸君備詳細說帖寄來，再定行止。樊君為奚縣長⁷⁾代表。前數日，縣長乘小車下鄉跌傷腰部，故不能親來云。

正月十七日癸未陰雨 四十七八度

已刻，楚良來，留午膳而去。傍晚，省委宣講員裘曉蘭【冕群，浙之嵊縣人】自浜鎮來，留宿。

【雨水】正月十八日甲申陰雨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裘委員赴南堡【宣】講後，坵輪進城。傍晚，南榮來，報告瑞豐圩工情形，

並云今日上海罷工如何，原因未詳。

正月十九日乙酉陰晚雨 四十八九度

輪船因滬上罷工停駛，交通阻絕。南榮陸路進城，轉往瑞豐。

正月二十日丙戌陰小雨 四十七八度

求己新教員陸雁臣【鴻賓，海門長興鎮人】來。因輪船停駛，乘帆船，由青龍港渡江至協平鄉，坐車進城，今日由南門碼頭雇帆船來堡。頗覺周折。

正月二十一日丁亥晴 四十四至四十六度

黎明，地震，時方六點鐘。蔡閩民擬組織崇明食塩公會，說帖分十四章，頗有条理。大旨崇境食塩以灶產為主，浙塩為輔，漁塩為例外。稅率每石【百斤】壹元，稅額以浙商最旺，歲銷數為公會承辦認解之最低限度。預算開始需籌一萬五千元，照章先繳三箇月稅銀，計一萬一千元，餘四千元作開辦費。行塩一担增收公費三角，能銷塩至五萬担以上，則以收抵支漸有盈餘。崇邑人口号称八十萬，每人食塩量平均年需十斤，當可銷八萬担。辦理得宜，不但國家歲收增加，而民間食塩貿易自由，省却多少紛擾，而獲永久安寧。此事果成，地方蒙福，幸莫大焉。余將說帖略加修改，寄還蔡君。

正月二十二日戊子晴微陰 四十三四度

求己學校後，為南北通行之道路，形略低，霖雨期間易致淹沒。余令掘民溝泥將低段填高，並於路旁添種樹木。塾師王式軒自太倉來，崑太小輪停駛，改從劉河長途汽車至滬云。

正月二十三日己丑陰雨 四十三四度

施譽民來，言近日石船絡繹到堡，塘柴不日亦可運到，槌工是否用投標方法，抑完全自辦，當從長計議。余謂，埃許崇札來，徵其意見，再行酌定。

正月二十四日庚寅雨 四十五六度

備席宴塾師王式軒，求己教員張叔英，陸雁臣，陳孚民。陪客僅龔郇膏，餘因雨未來。下午，理書箱，余以單行本易致散佚，挾其善者若干種，重

行装釘如叢書式，似亦保存之法也。

正月二十五日辛卯陰微晴 四十三四度

寫吳鼎丞訊，詢吳門軍隊與地方情形。寫姚潤民訊，寄上海北四川路鴻慶里寓【所】，詢風涇，松江一帶近日狀況，譜桐親家曾否遷滬。

正月二十六日壬辰晴半陰 四十二三度

孫之聯軍全部退守松江，浙東西俱讓歸南軍。蘇境滬寧鐵路沿線均有魯軍駐防，形勢岌岌可危。

正月二十七日癸巳晴半陰 四十二三度

程葆瑜來，言其外祖龔少青先生作古，擬七中開吊，邀余前往題主，並交閱施少巖先生所撰行狀。

【陽歷三月一日】正月二十八日甲午陰半晴 四十四至四十六度

昨朝陽輪船自滬開行，過吳淞，為軍隊扣留。今午，返崇停駛，交通斷絕。龔少青先生象贊

邑有望族，曰渤海龔，公之祖父，遷自城東。外沙創業，再傳及公，肯構肯穫，家道益豐。壯歲能文，曾游泮水，親炙名師，精進無已。士兼農商，具有条理，重義輕財，汎流鄉里。鄉政百端，公獨賢勞，築堤捍患，厥功彌高。惟仁則壽，天理昭昭，錫公純嘏，松柏後凋。八十有三，塵緣撒手，四代同堂，福澤深厚。公之令名，夙孚衆口，勒諸貞珉，永永不朽。

正月二十九日乙未陰微晴 四十三至四十五度

『南吳旧話錄』⁸⁾序云，『広陽雜記』⁹⁾云，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図指掌』不著南吳之地，松婁蘇之東南，其称南吳也。允宜按太湖流域之称，三吳当係指蘇常湖三郡而言，三吳之名殆起於隋唐。若『吳郡図経』謂漢高祖得天下，分会稽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者¹⁰⁾，實誤。蓋吳興，孫吳時置，三国以前無此名也。『新唐書』地理志，潤州丹陽郡，常州晉陵郡，蘇州吳郡，湖州吳興郡，環太湖之郡県，實惟蘇常湖三州，其時嘉興，華亭皆屬於吳郡。松江之称南吳，其後起者歟。

正月三十日丙申陰微晴 四十四至四十六度

輓揚州周穎孝聯【周穀人之父，年八十六】

紹祖芬不慕虛榮，右族長留清淑氣。

備庸德且登耄壽，広陵追憶老成人。

輓如皋沙健菴聯

德望重耆英，路隔罕逢傾蓋話。

噩音驚歲暮，時艱痛失濟川才。

二月初一日丁酉晴 四十四至四十九度

楚良來，言昨乘帆船由城埠至堡。県議會等各機關公函，謂輪船停駛，城中有乏食之虞，屬余向滬上當局發行輪護照。亥刻，洪升來，拋稱從七浦渡江至惡鵠港，雇車而來云。

二月初二日戊戌晴 四十六度至四十九度

季友石由滬轉劉河回崇，偕楚良來，言滬南商輪全停，行旅殊感不便。寫許秋颿訊，託向軍事當局請發朝陽，大運兩輪通行証。

【驚蟄】二月初三日己亥晴 四十六至四十九度

作「堡市保坍勸捐俚言，借陶淵明勸農詩韻，分為六章」。天賜厥土，寔惠吾民。為民捍患，往哲心真。是則是傲，道貴能因。合群互【救】助，責在邦人。飢溺為心，古有禹稷。地既坍矣，于何墾植。無室無家，不稼不穡。憫斯災民，四方乞食。與海爭地，誓保此陸。誰曰可爭，王氏清穆。罔敢告勞，宵旰馳逐。默禱神佑，禮嚴齋宿。何以程功，而期悠久。拳願衆擎，事必有耦。或榷商賈，或稅田【農】畝。孰非同胞，能不【勿】援手。築塘之堅，堅于石匱。高【崇】岸衛之，安瀾可冀。采木運石，尅期【連檣】而至。倘廢半途，如何不媿。慷慨捐輸，人不汝鄙。厥功告成，同綏福履。方之城南，有光前軌。他【比】鄉踵【推】行，豈不大美¹¹⁾。

二月初四日庚子雨 四十八至五十一度

第二保嬰局寄閱十五年決算十六年預算表，有應更正處，作書告之。寫施彥士訊。

二月初五日辛丑陰雨 五十二至四十九度

發江蘇省教育會沈信卿電，謂川沙楊園小學校長范欽堯，教員祝蓀如嫌疑被逮，祈鼎力營救，盼電復。從朱萃拔請也，祝為朱之妹婿，范之弟任堡市小學教員，月前為聯軍偵探認作黨人，捕送司令部。

輓南匯顧旬侯聯

樸學紹家聲，言動猶存先輩範。

熱忱瑩公益，是非正待後人評。

二月初六日壬寅晴 五十二至五十度

章鶴笙來，言石料陸續運到，保坍會存款無多，深以不得接濟為慮。寫陶拙存訊，勸其時局平定，遷回嘉興舊居。以其先德勤肅公置有房屋，尚寬大可住也。

二月初七日癸卯晴 四十七至五十一度

龔駕雲來。保坍會會計員自南九辭退後，即招駕雲繼之，人頗穩健，辦事亦有条理。余自正月下旬起，兩臂微覺痠痛，向楊醫生處取松節油搽擦。楊君又添樟腦，酒精及嚼囉仿合劑兩種，屬輪流擦之。

二月初八日甲辰陰雨大風 四十六七度

寫省盤訊，長興圩工攤當之款，託伯鈞代籌應付，請就近接洽。

二月初九日乙巳雨 四十七八度

寫友琳訊，告以二十後赴惠和鎮龔氏題主。尚須至久隆，北新，可以会晤。

二月初十日丙午陰 四十七度

前撰「保坍勸捐俚言」，屬禹九加以註釋，並作淺說六段。禹九看註釋二字太深，謙辭不敢任，僅允作淺說。余乃自為加註，大都用『佩文韻府』居多。

二月十一日丁未小雨陰 四十七度

寫冠生弟訊，告以排牙鎮沈氏題主，交通不便，可否借用水警巡船，請與隊長商之。接沈信卿代電，言川沙小學范祝兩君已取保釋放矣。

二月十二日戊申陰微晴 四十三至四十六度

有感集東坡五言詩成五十韻，寄張仲老，兼呈李印老，藉以達意。嗟我与先生，安訊不曾通。今年吁惡歲，四顧真途窮。欲見隔咫尺，實與千里同。殺氣浮高牙，憤憤到天公。江山豈不好，榮辱今兩空。孫郎表獨立，一勝亦偶然。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六師紛未整，數與危機會。中間一念失，衆笑終不悔。正坐喜論兵，拳步得狼狽。百戰意未了，歸宿終安在。扣戶得吳餉，魯人不知貴。踏地出賦租，不為久遠計。此心苟未降，萬人賭一擲。哀哉吳越人，沈憂傷魂魄。先生周孔出，見微而知著。人事水火爭，終恐無是處。應如魯仲連，樽俎繼風流。勝之以不戰，王命釈俘囚。和光入胸臆，妙藥應所投。惠然肯見從，餘事更遑求。儒生推變化，人失亦人得。願言敦夙好，吾道無南北。神兵非學到，觀者頤為縮。諸方皆席卷，長江連楚蜀。爭奪肯少安，仁義大捷徑。相看万事休，功名一破甌。弭節整紛亂，少忍待其定。持此調張子【指某帥】，心惻當何如。斥埃銷兵火，但使荊棘除。少以氣自擠，善保千金軀。邪正久乃明，是非安可無。興廢屬造物，此理觀要熟。寄懷勞生外，一洗凡眼肉。四雄皆龍虎，並為東諸侯。却看江北路，次第去莫留。寄謝李丞相，近在吳市門。達人友四海，客至先飲醇。微中或排難，且令紹介先。陰功在不殺，何止活千人。先生又繼之，為民已痼瘵。妙語發疇咨，仁心惻飢寒。却秋安諸夏，善後乃萬全。喜聞新國政，何處不義軒。我老安能為，挂冠常苦遲。涉世非所工，事既與願違。先人有敝廬，寸田可治生。春陽一以敷，天心予太平。自号葛天民，不受龍象蹴。浩蕩日月寬，行歌紫芝曲。

二月十三日己酉陰半晴 四十三至四十六度

繼生，柏雲先後來。余擬約柏雲至壽安寺祖塋，相視局勢，以便修整後河。

二月十四日庚戌晴 四十三至四十七度

放社倉穀麥每戶一斗，不及半日已放三百八十一戶，糧食空泛情形，於此可見。寫徐省長訊，為蘭墅被控，已派委密查，虛實是非當可披露，請加注意。並函復地山。寫許秋飄訊，請催給商輪通行証事。

二月十五日辛亥陰晚雨 四十六至四十八度

續放社倉穀麥二百四十餘戶，業已告罄。近隣尚有向隅者，社倉積存太少，

不足以救濟凶荒。爰擬趁此募損加厚倉儲。募啓略云，社倉之設，原以救濟春荒。三年以來，所惜積數有限，僅得六十餘石。現在未過春分，先期開放每戶止借一斗，共計六百餘戶。小惠未徧，尚有向隅。況乎青黃不接，為日方長。顧念前途不無可慮，為地方計，宜合群策群力，設法支持。爰本善與人同之意，特作將伯助予之呼。擬懇尊處酌分包米麥子若干，或酌助銀錢若干，彙集採辦，以維民食。共拜仁人之賜，藉保一方之安，幸甚幸甚。

二月十六日【壬子】陰微晴 四十七八度

寫奚縣長訊，謂籌防會【宜】注重救濟民食。晚，繼生來，告縣令緊催畝稅情形。余謂辦法必須公允，且進城考詢明白，再為催理。

二月十七日癸丑晴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春分祀 先。龔渭丞來，余告以畝稅暫緩交納。寫奚縣長訊，言民食缺乏，亟當救濟，借徵畝稅，宜留作地方之用。

【春分】二月十八日甲寅晴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午後，至警察分所，聞海軍江犀艦長在大通紗廠，遂往候之。少頃，賓谷，少谷，楚良乘朝陽船來，邀余進城商議籌防事宜。余請江犀艦長移泊南門埠，艦長羅君少達謂，須請示於楊總司令。余返農隱廬作書，托其轉達。

二月十九日乙卯晴半陰 四十九至六十三度

已刻，至保坍工程處，以朝陽船向大通廠借煤，正在起駁。適楚良，仲嘉，繼生亦到，午膳後同上船。申正，達南門埠，即到家。未幾，江犀軍艦亦來。奚縣長，羅艦長先後來，晤談一刻而去。

二月二十日丙辰陰小雨 五十一至四十九度

上午，會客，甚忙。午刻，應奚縣長之約。同席有羅艦長，吳副艦長，徐伯耕，陸賓谷，朱楚良，張警佐。未正，散。至教育局開籌防會議，畝稅不辦，改為借徵保安費。假定備款【七】萬元，專就糧額較多之戶勻攤，以三萬元接濟各典，三萬元購米糧平糶，一萬元為臨時預備費。五時，散。

二月二十一日丁巳陰雨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辰初，徐麗生來，言南沙有潰兵，余告以應向縣公署請示辦法。巳初，余進署，旋拋報告軍艦截獲潰兵一船，官兵共七十四名，已繳械上岸，須設法收容。即派人照料，在觀海樓休息飲食。其中連長一名言，奉令來崇集合，尚有陸續至者。余即電鈕惕生，請黨軍赴劉河，截留送滬，運此遣散。午刻，返家，又電惕生，請商海軍，再派軍艦一二艘來崇。以海岸綿長，江犀一艘，不能兼顧也。酉刻，在冠生弟處，宴羅艦長，奚縣長，張警佐，陳飲廉，錢鏡平，蔡申甫，朱楚良。戌正，散。

二月二十二日戊午陰半晴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潰兵統到兩船。一在城東七里之小橫河，經郁繼生前往繳械十七名，收容於觀海樓，交大運送滬。尚有二十餘名抗不遵繳，徑往北行。一在城西十八里之萬安鎮，由縣派李覺吾前往接洽。午後，訪伯耕，申甫於萬安倉。酉刻，赴各公團之約，宴請軍艦長，水警緝私營各官於教育局，地方士紳作陪，余亦與焉。戌正，散。

二月二十三日己未晴 四十四至四十八度

巳刻，訪張桴園，今年七十八，意態尚健。未刻，偕伯鈞出城，訪季友石。觀其新建住宅，正埭樓房五間，頗適用。旋至昌大典，休憩六刻，緩步回家。昨北行之潰兵廿餘名，聞經過北新鎮，陸偉豪勸令繳械，每名給七元。其西鄉李覺吾接洽者，亦已繳械，每名給十餘元云。戌刻，羅艦長來。

二月二十四日庚申晴 四十三至五十度

奚縣長來。本邑國民黨昨舉行縣政府成立禮，即推奚公為臨時縣長，視他處輕易更換者，較勝一籌。戌刻，蔡閩民來，余告以改良食鹽辦法宜先有預備，然後一舉而告成功。崇境所產本是煎塩，此後可酌添板晒以輕成本。

二月二十五日辛酉陰雨 四十七至四十九度

閩民贈余橘塩兩瓶，云係自製者，色微黃，味有陳皮氣。午後，雲舫夫婦及其壻陳亞雄同來，留茶點而去。

二月二十六日壬戌陰半晴 四十九至五十九度

辰初，上朝陽船。已正，抵堡口，即返農隱廬。写奚県長訊。

賀季友石新第落成暨四令郎吉席。

遇順鴻毛，大啓爾宇。

喜添螽羽，遙駿有声。

二月二十七日癸亥晴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丑虞，丹甫先後來，為堡市接濟民食，已向滬上購運閩東包穀云。

二月二十八日甲子晴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午刻，至南堡施宅為述蓮題主，君鶴姪倩之從弟也。留膳。未刻，過保垞会晤丹甫，又遇楊医生，略坐即返。聞今日有海軍陸戰隊到崇。

【陽歷四月一日】二月二十九日乙丑陰半晴晚小雨 五十三至五十五度

楚良自北沙帆船來，言並無聯軍到沙。程葆瑜同來，為龔少青先生開吊，邀余題主，已約南陽輪船專送。聞海軍陸戰隊昨到一營，為朝陽船所運，今日大運船又統運一營到崇云。

三月初一日丙寅陰半晴 五十三四度

午後，率家人詣墓次行礼。写雲岑訊，詢譜桐親家已否返松。写恪成訊，告以太湖水利機關亟須改組，請約浙西同志商之。

三月初二日丁卯陰半晴 四十八至五十一度

申刻，上南陽船。程葆瑜，郭仲樸，壽民弟均在船，尚不寂寞。因候漲潮，亥正二刻開行，機聲隆隆，徹夜不成寐。

三月初三日戊辰陰半晴 四十七至五十二度

晨八時，抵三条港。登岸，乘車三里，至黃甘召処用早点。改乘肩輿二十里，至龔宅午膳。申正，題主畢，以体倦休憩四刻。七時半，設筵正厅款余，共三席。

亥刻，大房姪女，姪媳，姪孫文華出見。按，先伯父湘川公長子聘伊，為龔少青先生之姊壻，聘伊故後，全賴龔氏接濟。

三月初四日己巳晴 五十一至五十八度

十時，乘轎行十四里，至匯龍鎮警察分所食麵，一時又行。未正，過圩角鎮，步行二里許。倪華清邀余折回少憩，謝之。申正，抵久隆施宅。入問少巖先生疾，高年臥床，不無焦躁，勸以靜養少服藥為宜。戌刻，承備酒筵款余。同席有大生二廠吳經武，陶左竹，商會許乃文，葉子延，與旧友沈邁千，少巖先生之胞姪懷之，龔醉經，少翁之東床也。

【清明】三月初五日庚午晴 五十二至五十六度

巳刻，問候少翁并告辭。午刻，詣商會，許葉二君設席留午膳。申刻，至大生二廠，吳陶二君導觀織布廠。酉刻，設席款余。戌刻，乘汽車赴北新鎮，下榻邱引君處。孫友琳，汪利川，陳少雲，沈政三均來會。

三月初六日辛未陰半晴 五十二度至六十度

午刻，引君，利川，少雲，政三合具酒筵款余，又加入沈寅春，竹林。未初，乘汽車至川洪港。上南陽船，二時開，四時繞出西沙頭。六時二刻，抵南門埠，即返家。城廂謠言甚熾，恐明日發生大暴動。親友來請消弭方略，余亦深苦計無所出。十時，擬訪田縣長¹²⁾，探悉已寢，不得已乃作簡單勸告語，曰，地方安危，關係公眾。勸我同胞，萬勿暴動。有話好說，會議公開。請推代表，推定速來。寫一紙託公安局張局長，飭繕數張，分貼通衢，並用肩牌遊行橋鎮，曉諭民衆。

三月初七日壬申陰 五十二至五十五度

今日並無暴動，謠言寧息。飴兒與增錫兩孫來城。酉刻，借商會宴田鉄錚縣長，羅少達艦長，郭子功，吳猶龍兩營長，張家幹局長，徐伯耕，蔡申甫，朱楚良。羅艦長謂，余之勸告頗有效力，勝於十萬大兵。實則海軍陸戰隊游巡，足以彈壓，非余空言之比也。

三月初八日癸酉陰微雨 五十二至五十四度

接茅友仁，朱志堯訊，以崇邑教堂有數處為國民黨發封，請求援救。余屬公安局長，轉懇縣長，商諸黨部，准予啓封。

三月初九日甲戌陰晚雨 五十二至五十五度

午刻，約各宅弟姪輩便飯。未刻，至東門外寒山寺後，及城東北隅兩處遷崇始祖墳展拜，旋赴壽安寺後先塋展拜。昨聞寒山寺亦有發封之說，女尼惶恐，姨表妹張嘗寄居寺中養病，請余保全。按，寺建於明天啓甲子年，距今為三百有四年。其時由楊軍門夫人朱氏皈依，成家之後，夫妻不睦，看破塵事，自出資銀，置買民田，蓋造房屋，雕塑佛像，削髮修行，又螟養二徒，至於安清，已二十有一世矣¹³⁾。近安清同居四代，共五人。柏雲自堡鎮來，留晚膳，下榻鏡平處。

三月初十日乙亥陰 五十三至五十五度

午後，偕柏雲同至壽安寺後先塋，相度山後開河事。以地勢欹斜，須加挑方正也。申刻，詣宇晴處，見其太夫人尚康健，惟重聽視昔更甚，高年以為不便。寔則老而能健，未始不由於此。

三月十一日丙子晴半陰晚雨 五十三至五十五度

南榮，省盤，定九，繼南先後來，商瑞豐圩工事，留午膳。酉刻，赴田畝長約，共兩席，多渠黨部人物。戌刻，訪鏡平，請其提倡組織地方銀行。

三月十二日丁丑雨 五十三四度

崇滬輪船停駛，以受海員罷工之牽制也。復茅友仁，朱志堯訊，告以崇境教堂，未封者悉當保護，已封者可以交還。另函致袁行之司鐸。聞排牙鎮一帶教民，將有報復舉動。此等謠言，但望不成事實，斯為地方之福。初九日『申報』載克伯屈博士演講，頗有可紀之語，扼要錄之。克博士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員，此次蒞滬，招待者多舊日學生，故語較親切。其臨別贈言云，你們的教育制度，須為中國人本色的制度，與世界上任何國不相雷同。二十年前，你們學了美國的教育制度，就仿美制，那是不行的。中國人須有中國人的教育制度，以生活為前提，書籍在必要時才用，替鄉村的民眾著想，幫助農夫用科學方法耕種，享博一點的生活。陶知行先生在南京辦的鄉村學校與師範，好極妙極。這樣注意就是科學的預備，使民眾能採用天然富源，自己製造，自己用，自己售。又有問答數條。問，美國的大學【校長】與教授之中，也有反對禁酒之人，何故。答，有的是因年紀已老，飲酒的習慣已成，所以反對禁酒。我自己贊成禁酒，美國數

年以來，因為禁酒之故，人民生計日益發達，而英國人民生計甚覺難。所以英國人現在主張，美國禁酒若能完全成功，英國政府非行禁酒不可。問，美國禁酒可以完全成功嗎。答，大概可以。因為美國人民四分之三是贊成禁酒的。問，拋克博士的感想中國何事最使博士樂觀。答，中國今日新的愛國心感動我最深，這愛國心就是要中國人來治理中國。問，何事最使博士灰心。答，中國今日有一班急烈派分子，他們好像只有謀破壞的傾向，而不謀建設，這是我所最灰心的。這個話你們或不敢說，但我敢說¹⁴。

三月十三日戊寅陰半晴 五十二至五十七度

奚縣長交卸後借住育嬰堂。未刻，往候之。從前楊家河，二條豎河一帶坍地，近已復漲，高阜處且可圍築。余擬令各有關係之沙淤區書合繪一圖，仍依原界勘丈畫分，庶免爭訟。走告賓谷質之，深以為然。

三月十四日己卯晴 五十四至六十度

乘朝陽船返堡。已正，抵農隱廬。

三月十五日庚辰晴 五十五至六十度

寫吳內姪社臣訊，鎮撫司前寓所電話，請知照電話局撤去。

三月十六日辛巳晴 五十六至六十度

午後，偕郇膏至油車橋明強小學訪施臥樓。未幾，施漸子，宋春暄亦來。余以堽長陳友三徵收堡坍捐，不為地方人民所信仰，甚至有昌言反對者，必須改派忠實可靠之堽長。勸告多田之家提倡繳納，其田少無力者准予從緩，質之臥樓諸君，均以為然，並允協力幫忙。臥樓備酒筵款余，深滋不安。申刻，至春暄家，又具茶點，略坐即辭別。

三月十七日壬午晴半陰晚小雨 五十七至六十二度

田縣長以籌荒事宜召集會議。余託朱楚良代表蒞會，並具意見十則，請交會核議公決，分別施行。一籌款。前奚縣長任內，議徵保安費七萬元。應令櫃書查明五錢以上業戶，糧額總數若干，以便分攤徵取。一淘河。軋河，城河以及各市鄉之官河，凡淤淺處皆應酌量挑浚。一修土城。五門之外，土城掘毀，殊不雅觀，應一律修補完善。一修堤。沿海禦潮至關緊要。凡

卑薄处，应加高培厚。一修東閘。水閘修竣，歸公安局管理，規定啓閉章程。一創築涵洞。崇邑田制，水道縱橫，頗合古法。惟民溝裝置水竇，其法太旧，亟須改良修築便於啓閉之涵洞。凡規画県道所經之处，尤宜首先改造，以為之倡。以上五項，皆需經費。現在平糶一事，各市鄉已籌辦所有保安費內預備平糶之三萬元，擬請分撥各市鄉舉辦上項工作。不足由各市鄉添籌，是亦以工代賑之意也。一勸立社倉。每市鄉至少一处，能分立二三处更好。应准各該市鄉殷实公正之家，妥為經理。一調查鹵地。崇邑地濱東海，向本產塩。近以浙商強銷岱塩，勒減土灶。不但灶民坐困，即如内沙豊樂，東久兩鄉，土質翻鹹，不利種植，頻歲荒歉。寔由於此，擬請派員調查量加撫卹。一禁鴉片。古來荒政有禁酒之令，為耗穀也。今鴉片之害，耗財寔甚。宜嚴切諭禁，并設戒煙所，勒限戒除。一禁賭博。游手好閑，以賭博為生涯，最為地方之害。宜責成公安局查禁。以上二事皆平時應禁者，而在荒歉之年，禁之尤為有益。

三月十八日癸未雨 六十一至六十三度

楚良今日進城。下午，繼生來，言公安局召集會議，擬明日進城。

三月十九日甲申雨陰 六十一至五十五度

題施礼齋先生象贊。從門人家鼎之請也。

猗歟先生，懷瑾握瑜。衡門之下，安貧不渝。道學自勉，篤信程朱。躬謁孔林，不憚馳驅。存心濟世，功在枌榆。橋路並修，成為坦途。希賢希聖，亦步亦趨。盈門桃李，咸式楷模。行年七十，而尤恤孤。嬰房監築，心瘁力劬。百里往返，感疾而徂。昊天不吊，喪茲耆儒。先生有子，奉命從吾。習聞庭訓，往哲同符。爰述懿德，翔寔不誣。遺象宛然，可敦薄夫。

【穀雨】三月二十日乙酉晴 五十三至五十六度

施甥孫濂偕龔亞虞來，言明日同赴蘇。

三月二十一日丙戌晴 五十三至五十八度

作「黎川蕭氏家譜序」，應蕭君星槎之請也。金伯荃來，述嘉定党人処死陳枏事。嘉定県長奉白綫指揮令，有陳枏雖有可殺之罪，党人並無殺人之權語。遂將主要党人四送蘇州高等審判厅，轉發吳県地方審判厅查訊。伯

荃之子之傑，為四党人之一，擬設法保釈。按，此事辦理太促，不能辭草率之咎。倘得司法官宥原諒，猶可未減耳。

三月二十二日丁亥晴 五十五至六十四度

余擬赴滬。辰刻，至堡口候船。朝陽，大運皆徑駛上海，遂至堡壩工程處午膳。申刻，乘朝陽船進城。商諸公司執事，令朝陽船赴滬班，仍繞堡口，以便旅客。

三月二十三日戊子晴 五十四至六十六度

卯刻，起身。辰初，乘朝陽船，伯荃同行。午刻，抵滬，寓振華旅館。未刻，詣牙醫毛志祥，九江路西口路北。鄒駕白，黃繼南，陸定九先後來。繼南，定九約明日同赴瑞豐沙視察圩工。

三月二十四日己丑晴 六十三至六十八度

訪葉扶霄於大陸銀行。午後，晤鈕惕生，詢以蘇省政務。頭緒紛繁，亟待省政府正式成立，從事整理。江北尚未統一，人民猶在水深火熱之中，當局宜有以拯之。惕生日內將赴寧云。

三月二十五日庚寅晴 六十七至七十五度

黃稚卿約至大華飯店西餐。同席有陳欽廉，張蔭公，陸燕侯，鄒駕白，劉屏孫，黃秀齋。未正，散。詣牙醫，先就有根脚者鑲補兩枝，其中一排四齒須用套裝活法。

三月二十六日辛卯晴 六十八至七十七度

午刻，內子挈飴兒到滬。恪成來，略述寧垣狀況。申刻，赴大生紗廠滬事務所董事聯合會，通過推舉委員九人，維持廠務。

三月二十七日壬辰晴 七十一至八十度

卯正，赴北車站。客多擁擠，不得登車，無已乃上郵政車。接踵而至者甚衆，一小室幾無客足地。辰初一刻，展輪。巳正一刻，抵蘇，即進城，至寓所。

三月二十八日癸巳晴 六十九至七十八度

勲閣，子義，松岑，帖華先後來。對於湖局皆無維持方法，祇有収束以待改組而已。吳氏外姑病，未刻往看視，神識尚清。拋六姨称，有時糊塗，并熟人亦莫辨云。申刻，詣包衙前汪宅。其後埭樓房空閑，余擬借居，惟須略事修理乃適用耳。

三月二十九日甲午晴晚小雨 七十一至七十八度

巳刻，走訪子義，仲仁。未初，子嘉約至青年會，晤楊少彭【瑞文，江都人】，解震皋【朝東，丹徒人】。悉揚鎮一帶米糧不繼，民間有絕食之虞。南北兩軍，隔江對峙，時有砲戰，商運不通。軍事遲一日解決，地方多一日痛苦。甚矣，戰禍之烈也。戌刻，偕仲仁在久華樓約楊解二君晚餐，子嘉亦在座。亥初，散。

四月初一日乙未雨陰 七十一至六十六度

巳刻，往吊李母闕太夫人喪，並唁印泉。旋詣子嘉略談。

四月初二日丙申陰 六十三至八十四度

辰刻，詣車站。九時二刻，上常滬車，擁擠情形，与上月廿七來時相似。午後一時二刻，抵滬，寓振華。申刻，詣牙科毛志祥裝齒。

四月初三日丁酉晴 六十七至七十四度

午初，送飴兒上朝陽船，先回家。適鏡寒同行，属其照應。返旅館，閱『半弓居文集』¹⁵⁾，鄉先輩黃德卿先生遺著也。

四月初四日戊戌晴半陰 六十七至七十七度

詣法租界貝勒路恒慶里五十号，訪冷禦秋，告以鎮江借用挖泥船，現泊丹徒鎮，所需月費仍請由鎮照給。禦秋允，函属商會給之。午刻，至大達碼頭，見朝陽船已到，遂上船。旋悉朝陽今日專運兵。未初，大運船到，輾上大運。申初開行，過吳淞，又有兵隊上船。六時，出淞口。七時半，抵堡。余返農隱廬，已九時矣。

四月初五日己亥晴 六十五至六十七度

冀駕雲來，言大生紗捐尚未徵收，應再函商。

輓何子鈞軍長聯

最憐憔悴民生，戰禍未平天莫測。

夙仰英雄器宇，軍前效死事堪欽。

輓許南仲世兄聯【先師恭慎公之哲嗣】

以廕成名，臨安競慕朱門貴。

浮生若夢，滬瀆驚傳薤露歌。

【立夏】四月初六日庚子晴 六十三至六十八度

江北招撫使先遣第一路司令白芝蔭【合肥人】，偕陸械人，朱楚良，施頌嘉來，言兵隊已分往西北沿江布防云。午後，丹甫，韶九來。悉繼生撤差，恐無法挽回。

四月初七日辛丑晴 六十三至六十七度

倪績民【宏勳，南堡人】持招撫使呂戴之【公望】¹⁶⁾名刺來，說明兵隊到崇，為防聯軍侵擾意。

四月初八日壬寅晴 六十二至六十六度

堡市警察第二分所長，已委公安局副局長張卓麻【家幹】兼任云。

四月初九日癸卯小雨陰半晴 六十三度至六十五度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¹⁷⁾。其生平境遇，極人所難堪，堅苦卓習，注重躬行。為學從程朱入手，而三十後漸悟其非，指摘不遺餘力。雖不免有過當處，而謂宋儒講靜坐，參雜禪學，好言性理，等於清談，不切實用，持論亦殊中肯。五十後步行出閩尋父，經歷年餘，乃得踪跡，奉主而返，可謂難能矣。其門下士甚多，以李剛主【堦】，王法乾【源】為最能傳其學。

四月初十日甲辰晴 六十一至六十七度

江北招撫使部下參謀長李達夫，持呂戴之招撫使函來。張卓麻，朱楚良同來。午後，答訪之，李參謀長已進城。晤卓麻於保甲會。

四月初十一日乙巳晴 六十四至七十八度

午後，乘朝陽船進城，楚良同行。蔡申甫，吳少谷，李覺吾，蔡閩民先後來。

四月十二日丙午雨 六十五六度

已刻，訪田縣長，告以堡市保坍各捐亟須徵收，請發布告，承允照辦。訪蔡子拙，陸養浩於公安局，以受人攻訐被監視，因慰問之。未刻，訪王悅山【桂林】¹⁸⁾司令，陳伯烈【兆麟】團長，白芝薌司令。水警隊長張友漁【雲峯】來，余以瑞豐沙築圩工人聚集，恐滋事端，請派水警彈壓，承允即派巡船前往。

四月十三日丁未小雨陰微晴 六十三至六十五度

寫張退菴，盧漢屏訊，謂堡市保坍紗捐，大通廠從正月起徵收，大生二廠橋鎮分銷所應請函知照辦。

四月十四日戊申晴 六十四至七十八度

偕楚良乘新仁和船返堡。已刻，至保坍會。本擬集理事會議，以人數不足，改談話會。午膳後，返農隱廬。寫子嘉訊。『申報』掲載倫敦訊一段，其標題為「英人對於寧案之公正主張」。德謨克拉西統治大聯合於四月十三日執行委員會通過議案一件，反對英兵駐華，謂英政府不應拒絕寧案之公正調查，並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和平友誼之談判，解決一切糾紛。內容稱，德謨克拉西統治大聯合宣言曰，政府輸大軍於中國，激起華人之排英惡感，危及英僑生命，而對於僑民之遇害，實負一部分責任，且政府對於寧案，不當拒絕公正之調查。本聯合以為政府種種舉動，顯可表示其內幕受有某種勢力之驅使，而此勢力其用意要在求得武力干涉口實，以期保存與獲得不符華人自決之特殊權利。本聯合之意，解決中國問題，其唯一途徑，【厥】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和平友誼之談判，以解決一切未了糾紛。凡政府之任何企圖，足以驅入此國於惡毒無謂之戰爭者，本聯合各團體當堅決反對，唯力是視焉¹⁹⁾。

四月十五日己酉晴 六十六七度

詣天仙河，吊沈鏞九太君之喪，並為題主，禮畢留膳。李覺吾，龔劍秋，李麟洲同席。

輓沈母宋太君聯

陳疇備福正值六旬，萊綵承歡欣祝壽。

設悅良辰剛過一月，萱花萎影遽歸真。

四月十六日庚戌陰微晴 六十五度

赴北馬橋大公所朱開敏主教之約，用中菜而昉西餐分食法。朱君為志莧胞弟，行年六十而如四十許人，氣度安閑，議論純正，久坐未嘗交股，知其修養深矣。參觀男女學校，此堂創始於嘉慶間，距今已百餘年云。申正，返家，計程約十四里。

四月十七日辛亥陰 六十五至七十七度

已初，上新仁和船。午正，抵滬。子嘉約至東亞酒樓午餐。乘三點五十分滬常車，客多擁擠。六時三刻，達蘇站，即返鎮撫司前寓所。

四月十八日壬子晴半陰 六十四至七十一度

已刻，訪公安局長陳控義【復，海門人】，旅粵有年，於本省情形不熟。黝閣，松岑先後來。理書箱，多數運崇，少數留蘇。

四月十九日癸丑晴 六十六至七十一度

子義來。整理書籍物件。

四月二十日甲寅晴 六十七至七十三度

江海颿，周左寬先後來。整理物件。亥，接袁則先滬電，謂鈕惕老有事見商，邀余速往。

四月二十一日乙卯晴 六十七至七十八度

卯初三刻，偕內子移寓包衙前三十四號汪宅。樓上三間，樓下四間，另一夾廂作余小書室。黝閣來，贈余摺扇一柄，係自書自繪者，今年七十有四，精神尚健。

【小滿】四月二十二日丙辰晴 六十七至七十七度

接則先快訊，言惕老已赴寧。楚良專人來訊，商江北招撫使先遣隊在崇給

養事。余答以兵隊能往江北最好，否則地方給養為難，宜與縣公署接洽，酌定辦法。禹勤來，余為介紹於楊老，作書付之，令先往寧，余擬廿四前往。戌刻，沈百先來，商接收湖局事。余告以隨時可以移交，渠定廿五就職云。

四月二十三日丁巳陰半晴 六十七至七十三度

湖局結束，債務欠薪，為數頗鉅。查去年徒陽運河，劉河分途測量，係受旅京同鄉委託。原因請撥閘稅附加賑捐，乃有此舉。擬請將代墊測繪等費，分別撥還，稍資彌補。爰致徒陽運河工賑主任馮曉青，朱樾亭函，云，上年旅京同鄉請撥閘稅附加賑捐，捐辦徒陽運河，劉河疏浚工程。委託清穆派員分途測量，當遵照辦理，先後載事。業將施工應用之平面，縱断面，橫断面各圖寄，奉尊處檢收在案。查湖局自開辦後，察知徒陽運河，劉河均有積淤，先經從事測繪，祇因工鉅費絀，無從進行，所成圖表，僅足備參考之用。此次承旅京同鄉之委託測繪，期於精密，原為實施工程起見，無如閘稅以外，別籌經費，尚無要領。而軍事延及江南，工賑計畫，遂告停頓，殊可憾也。所有徒陽運河測量，繪圖，核算土方等三項，統共用銀參千肆百參拾參元捌角捌分柒厘，係由湖局墊支。現在局務結束，而歷年欠薪，為數甚鉅，深苦無以應付。擬請尊處，准將前項墊款如數撥還，並祈邀集華洋委員分會，提議通過，以符手續。一俟會議後，賜函示知，容再派人走領云云。致劉河工賑主任蔣伯言，朱愷儔函，同。劉河測繪等費，共壹千柒百捌拾肆元捌角玖分柒厘。

四月二十四日戊午晴 六十七至八十六度

辰正，詣車站，遇熾甫，同上車。擁擠異常，沿途停息之時多。酉初，在神策門站，機車損壞，不得行。下閘車頭來接，始到站，已戌初一刻。車站無電燈，行李車不開，遂止中西旅館。熾甫進城，余以旅館床鋪被褥不潔，坐以待旦，假寐片刻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己未晴 七十三至八十一度

辰刻，進城，寓大方旅社。晤禹勤，悉楊老尚在滬，日日有回寧消息而未到。午刻，約禹勤致美齋麵食。未刻，過狀元鏡書肆，購得『道西齋日記』一冊，係光緒丁亥，黃巖王子裳比部詠霓²⁰⁾，自柏林歸國，繞游英美日本

諸國，歷八十一日，途中所記。內有觀日本【大坂】砲廠所紀一段。云，日廠工匠一千八百人，套箍相合用加熱使漲法。聞哈乞開司砲亦能自造，有廠在東京。又有魚雷廠，得刷次考夫煉燐銅法，蓋購買已過百餘，故得傳其秘也。刷廠初成魚雷，購之者以我國為始。前李丹崖²¹⁾星使在德國時，與該廠人訂明，購滿百雷，傳學煉銅，造雷，修雷各種秘法。後丹使到廠學藝，與金楷理繙譯成書，天津藝徒亦往廠學習，唯未得煉銅之秘，傳之者惟丹使一人而已。今馬駟在津教習魚雷，去歲已購得修雷各件機器。聞丹使業將所記秘要咨送北洋，【何以】未聞自行開造，致有遜於東國也²²⁾。按，丹崖先生在歐洲時，深為郭筠仙²³⁾星使所推重，使德亦由郭所奏保。合肥相國致訖署函內稱，丹崖心氣和平，誠篤耐勞，往來德國已久，熟人較多，物望允洽。近又勤習洋語洋文，辦事頗能細意熨貼，不激不隨，論其才具，實可勝公使之任。此日記載學習製造魚雷事，以公使之尊，而親入工廠學藝，傳其秘法，尤為人所難能。惜乎，才多招忌，不獲竟其用也。

四月二十六日庚申晴 七十二至八十度

友潮約至致美齋麵飯，禹勤同往。傍晚，晉民，覲侯，子修先後來。余邀往致美齋小飲。戌正，散。

四月二十七日辛酉晴 七十二至八十度

已刻，詣財政庁晤張詠寬²⁴⁾。余詢及善後公債如何，云當照案維持。午正，禹勤約至致美齋麵飯，友潮亦來。未刻，訪錢新之【國民政府財政次長】。余以二次整理八年公債將來有效與否詢之，則謂目前尚談不到，如果南北統一，此類債票甚多，自當籌一辦法。聞惕生今晨返寧，酉刻，晤於國民政府【江蘇省議會旧址】。余勸其速就民政庁職，整飭吏治。談三刻許，辭歸旅社。

四月二十八日壬戌晴 七十三至八十七度

辰刻，赴下関。乘九時十分特別快車，下午二時半，抵蘇。夜半，接韶九專訊，悉其子鏡寒為大通沙廠事被逮。

四月二十九日癸亥晴 七十四至八十七度

料檢行李預備回崇。午後，詣車站，遇施譽民。上二時半特別快車，四時

一刻抵滬，寓振華旅館。

四月三十日甲子晴 七十一至七十七度

友潮，禹勤來，云昨乘夜車回滬。午後，移寓天生商號。今日申崇輪船停駛。下午八時，朝陽船到。

農隱廬日記 丁卯五月至八月

【丁卯】五月初一日乙丑晴 七十五至八十七度

九時，上朝陽船。十時半，開行。午後一時半，抵堡口。卸貨，歷五刻鐘之久。四時三刻，達南門埠，即到家。楚良，贊臣均來，述頌嘉，鏡寒逮捕經過情形。酉刻，訪田縣長，請釈放頌嘉，鏡寒。田謂兩人皆大通廠職員，因杜少如受累。紗廠為工人生活所繫，不能任該土豪肆意蹂躪，此次欲嚴治之所以保全工廠也。該土豪未到案前，須令交保證金兩萬元，先將施王兩人釈放。倘該土豪避不到案，即查封家產，沒收紗廠股份，撥充地方公益之用云。余出以告丹甫，楚良。丹甫允赴滬商酌辦理。

【陽歷六月一日】五月初二日丙寅小雨陰半晴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巳刻，奚前縣長來，言交代冊經新任退回，擬請財政庁委員來崇監算。余謂此委員須熟悉交代款目及收支慣例者乃可。申刻，訪田縣長，請將看守所施頌嘉調至公安局，王鏡寒有病，調至醫院，均承允准。旋答候奚度青。又至醫院，晤稚卿，少谷，巫崙。余謂縣長注重煙禁，宜設戒煙局以輔之。亥刻，聞縣署將施王兩人同調至公安局。

五月初三日丁卯小雨陰微晴 七十一至七十三度

南街仲侯先兄之二三四子，均有鴉片嗜好。余招之來，痛加訓飭。二姪媳黃氏，四姪媳瞿氏同來，並責令監視戒煙，切勿姑息。近日公安局逮捕煙犯，大都以罰款了事，甚有借端敲詐者，殊與禁煙宗旨不合。因致田縣長一函，略云，禁煙善政也，所以為民除害也。前聞拘獲煙犯，悉送醫院，勒令戒絕煙癮，自是仁人之用心，莫名欽佩。弟昨詣醫院詢問，近日尚未有送院戒煙者。諒前此獲案各犯一經認繳罰款，即予釈放矣。至執事所欲

拿辦之顧和尚，本是流氓，有利用此流氓者，任其在外招搖嚇詐。未觀禁煙之效，先開射利之端，不特民有煩言，人多惶恐。度執事痼疾在抱，亦必不以為然也。應請台端，勤加訪察，嚴杜弊端，並將禁煙戒煙事宜，分別詳訂章程頒布，俾得家喻戶曉，無容驚擾。而夙有嗜好者，人人可以自新，則感戴鴻慈，靡有涯涘。地方幸福，基於此矣。杜保證金未到。楚良與施贊臣昆仲，專輪赴滬。

五月初四日戊辰陰晴錯 七十至七十五度

午後，詣公安局慰問頌嘉，鏡寒。晤田縣長，談及禁煙事，極以昨日余函所言為然。袁則先自上海來，擬求省政府差委。余繕致鈕惕老訊畀之。

五月初五日己巳陰晴錯 七十一至七十六度

南街仲侯先兄次三四子，均有嗜好。余招之來，次房姪媳黃氏，四坊姪媳瞿氏同來。余痛加訓諭，限令戒除煙【癮】，並取煙具三副毀之。借給五百元，完納去年忙銀，及十二年以來四年官租，並令贖回抵出印婦。戌刻，晤田縣長，允即開積頌嘉，鏡寒。保證金先交壹萬元，餘壹萬元，余寫保單，五日內由大通廠措繳。

五月初六日庚午晴 七十二至七十八度

卯正，上朝陽船。辰正二刻，抵堡口，即返農隱廬。南九，張卓麻先後來。

五月初七日辛未晴 七十四至七十七度

伯荃，南榮自滬來，留宿。亞虞來，余告以保坍畝捐，應上緊收取，以便興工。寫馮曉青訊。

【芒種】五月初八日壬申陰半晴 七十四至八十度

辰正，赴堡口。巳初，上朝陽船。伯荃，南榮同行。午正，抵滬，寓振華旅館。

五月初九日癸酉晴 七十六至八十二度

午後，為瑞豐沙圩工結束事，招駕白，定九，省盤，繼南集議。以承攬人要求津貼，託原介紹王兆祿妥商了結，並移交帳摺等於值年【省盤，悅甫

輪值】。龔瑜鈞約倚虹樓晚餐。

五月初十日甲戌晴 七十五至七十九度

訪田県長於遠東飯店。拋称奉白総指揮電招，將往前敵一行，已電請省政府給假兩星期，県事交第一科文醒民²⁵⁾科長暫代云。午刻，余約外甥壻陸雲舫夫婦，及外甥孫壻陳亞雄夫婦，黃楚夏夫婦，又男女戚數人，同至倚虹樓午餐。余在另室約許九疇，龔瑜鈞，顧一鶚，張南榮午餐。未正，散。戌刻，沈則飛約倚虹樓晚餐。同席有許崇礼，龔瑜鈞。則飛注意外沙保圻工程，属余勸秀齋量為籌墊經費，以便興辦。

五月十一日乙亥晴 七十五至八十七度

乘十二点半上行車赴蘇。車中遇沈隱民同座。二時三刻，抵站，即返寓。梁仲平，王晋民先後來。

五月十二日丙子晴 七十六至八十六度

已刻，詣濂溪坊，吊張伯愉夫人之喪。訪單束笙，談三刻許。拋称北京各官署無法維持，此次尽室南歸，已脫離審計院云。

五月十三日丁丑晴半陰 七十六至八十四度

省盤表姪來。接施宇明電，言田電杜案請速速回崇，語太簡略，閱之不了。

五月十四日戊寅雨 七十六至七十八度

寫張詠霓訊，謂善後公債，應將維持辦法早日宣布，以慰商民之望。近日財政庁提議裁撤官產處沙田局，另由庁中増設土地調查處，統一財政。此舉頗為扼要。潘敏齋【子義之堂姪】來，述伊家宝山沙田，向托游又青管理，現在查出種種弊端。歷年租穀悉被吞沒，又擅將田面壳出，改為額租，藉口與崇明業戶爭訟，而實則在在蒙蔽東家，陰便私囤，必須解除其管理權云。寄大女孟賢訊，為其外孫命名曰能武，字繩祖。蓋獲百去世十八年，今有孫矣。亥刻，施譽民來，述丹甫意，須余回崇，為杜案商酌了結，婉言却之。

五月十五日己卯雨陰 七十六至七十九度

束筮來，言其子基乾，自南洋大學電機班畢業後，又赴美留學，入工廠實習。刻甫回國，擬投效交通部。余謂堂姪之鈞與端木司長稔²⁶⁾，姑屬去函一商，乃留略歷一紙而去。亥刻，接田縣長電，云大通案，現經羅素約²⁷⁾謂以二萬七千元贖放人犯，通電妄控。此案全由我公經手，彼此人格有關。除電請政府委員徹查外，應請我公即日回崇，主持正義，與以証明公私，幸甚。田良驥叩文。前日字明電，殆即指此。

五月十六日庚辰陰晴錯小雨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復田縣長電，云文電悉遵，當回崇証明，以維正義，而闢莠言。名。咸²⁸⁾。屈蘭九，董冠吾，高悟卿先後來。

五月十七日辛巳雨陰 七十五六度

劍剛來，謂將赴寧，謁鈕惕老，請介一言。余因作書予之。下午，走訪穎芝同年，承以洞庭枇杷見餉，啖十餘枚，甚佳。南榮自滬來，交瑞豐圩工帳略，並屬分致駕白，省盤，定九。

五月十八日壬午陰晴錯 七十三至八十五度

巳刻，訪子義，告以湖局債務欠薪料理辦法。未刻，詣車站，候下行特別快車，遲誤一小時。三點三刻，上車。五點三刻，抵滬，寓振華旅館。亥刻，雲岑來，贈余『古泉雜誌』一冊。

五月十九日癸未雨陰晚晴 七十二至七十九度

巳初，恪成來。余前日接民政庁公函，以江蘇吏治討論會委員屬余擔任。委員十四人中，恪成與焉。詢其意見，則云已函薦三人，請惕老以一以代。三人則王甸伯，龐甸材，錢強齋也【恪成寓呂班路崇德里五號】。巳正，上朝陽船。午初，啓旋。三時，抵南門埠，即返家。贊臣，頌嘉，禹勤昆仲來，宇明亦至。田縣長，文科長俱在滬，大通廠事如何解決，尚無所聞。

五月二十日甲申晴 七十一至七十五度

蔡閩民，陸養浩來。商酌崇明食鹽，擬由地方自行包稅，取消浙商壟斷辦法。戊初，鄭瑞棠【臺，浙江溫嶺人，第二十六軍副官】來，調查呂招撫

使先遣隊向大通紗廠借鎗事。

五月二十一日乙酉陰小雨 七十二至七十五度

徐伯耕，吳少谷，張蔭公先後來。申初，詣地方款產處。伯耕，賓谷，養浩，閩民，宇明俱在。研究崇邑食鹽改革進程序，僉以浙商試辦，期滿先令停止投標，為第一步辦法。

五月二十二日丙戌雨陰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卯正，上朝陽船。辰正二刻，抵堡口。過保坍會，晤丹甫。巳刻，至韶九家，入其臥室。病已向癒，能食粥矣。月前鏡寒被逮，驚恐鬱結，寓滬經旬，眠食失調，初十病作而歸，勢至危急。中醫湯畏三診治，主用人參，頗效云。垂虞來，言保坍畝捐大都觀望，自應上緊催収。

【夏至】五月二十三日丁亥雨陰夜雷雨甚 七十三四度

夏至祀 先。靖江張滌珊來訊，述戰事緊急時，舉家離散。旋經尋覓，始復团聚。在江陰鄉間避難月餘，近甫返靖，家中損失不少。余因作書慰之。施方白奉省政府令為宜興縣長，作書賀之，並告以宜為水鄉，恒苦潦，捍禦之法，圩堤是賴，而宜俗皆玩視之。顧念民生者，注意及此，幸甚。閱『李恕谷先生年譜』²⁹⁾。

五月二十四日戊子陰半晴 七十三至七十五度

郁幼生，龔駕雲先後來。下午，陸鑑宜來。余以保嬰局建築費貳百元，春夏補助費壹百貳拾元付之，此皆基金息款積存者。鑑宜述其兄鑑淵重婚事，極荒謬。不料此人夙號讀書為善，而敢於作惡如此。就近益友會諸君多方規勸，亦不從，真不可教誨者矣。

五月二十五日己丑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施宇明來，言日內省委來崇，為外沙請求分県，及大通紗廠工潮二事，與地方人士有所接洽，邀余進城。答以俟委員到後即行。龔印豪【墨香之子，名洪文】來，謂南匯朱叔源托問余，就吏治討論會委員否。答以未見章程細則，不知作用如何，故未定。擬稱叔源將於日內赴寧云。

五月二十六日庚寅陰小雨 七十四五度

已刻，詣保坍會，屬禹功繕發勸告垵長四言牌示。文曰，堡市保坍，公益事業，料物已到，需款甚急。去冬畝捐，緩至半年。迅速收繳，幸勿再延。又擬「徵收員須知八條」如左。

垵長送到畝捐，隨到隨收，隨寫【收】條點交清楚，切勿耽擱時刻。凡交清之戶，除給收條外，算給七厘酬金，隨時交與各垵長。凡地多之戶，先交幾成者，暫給臨時收証，其酬金俟交清後算給。垵長同時到多人，應分設帳卓收款。農家工夫寶貴，勿使久候，以示體恤。凡垵長交來底帳，應保存勿遺失。工程處職員，目下無事，應通力合作，幫理徵收事宜。天熱應備茶水招待。凡經收畝捐者，應在存根上記名，以備查考。

詣警所，晤張卓麻。駕雲，亞虞來。許崇札來，以楚良有宜興之行，託其暫代保坍會總務主任云。

五月二十七日辛卯晴微陰 七十三至七十六度

亞虞來，言清江農場交代事，明日赴寧一行。章鶴笙來，言輪客保坍捐，擬從六月初一日起，派人隨船徵收，許之。

五月二十八日壬辰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頌嘉，營民來，言日內有省委來調查大通案事，並查外沙請求分鼎情形，望余進城一行。午後，駕雲，崇札來。余告以保坍築鍵，折六月廿二日動工，應会同營民，先期籌備一切。余患腰痛，命飴兒，錫孫，以上年所製摩腰藥丸，用白蘭地酒溫熱化開擦之，良癒。

五月二十九日癸巳晴 七十四至七十七度

腰痛略癒，仍覺微痠，用前藥命飴兒，增錫二孫輪流摩擦，日兩度。閱『恕谷先生年譜』。四十一歲，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棄正音，惟取改謬耶，必無此人情矣。四十五歲，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即字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鵬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賡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為宮。「範訓」，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謠詞」，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為徵。「里語」，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筮詞」，不利興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為角。

古韻如此，不可枚舉。暨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如東鐘為一類，支齊為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顒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聲。當時其說初行，即梁武猶疑之曰，何為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隋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顒『四聲』，李登『聲類』，統為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韻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稍為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定為韻本，頒行于淳祐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共指以為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域書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即晉魏以後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鐘，支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並無違之者。且唐人除取士必制律詩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轍朱子註經，竟取吳棫音韻，補杜撰之言為依拠。以後人四聲聲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為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叶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為非者。如呼天下為汀戶，夫婦為夫缶，佳人為皆人，囟画為囟恠，怪之恠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為宮，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陽庚青蒸少侵齷嘑，又為變宮。真文元寒刪先皆為商，以収字必以舌抵上嘑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皆為角，以懸舌向嘑也。支微齊佳灰皆為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為變徵，以舌雖中懸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為羽，以讀字訖一闔唇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天下方太平，璧玉為軒堂。「九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愉悅難為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聞子適及城，相拜送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用。如『參同契』，如傅遐『皇初頌』³⁰⁾，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³¹⁾。讀此知韻學之變遷，而宋儒之誤沿襲數百年，雖得顏李諸先生之糾正，而清代

功令推崇紫陽，莫之敢違令，而後重經學者排除障礙，如入康莊矣。

六月初一日甲午陰小雨 七十五至七十八度

徐雨同書來，謂投考建設局長，照章應報任事資格，屬余繕證明書。按，雨同任求己小學教務兼理埧屬農場，前後五年有半，因照繕寄之。

六月初二日乙未陰晴錯 七十六至七十九度

寫朱偉丞訊，寄寧垣埧致塩務處徐靜仁函，為偉丞條陳整頓松塩，頗可采也。龔渭澄，佐周來。

【陽歷七月一日】六月初三日丙申陰晚雷雨 七十八至八十二度

張卓麻，龔駕雲來，言催収畝捐事。

六月初四日丁酉陰小雨 七十五【九】至八十五度

進城，致鼎長函，云堡市保埧工程，為禦災捍患起見，實地方公益事業之最要者也。惟經費全由地方担負，籌措不無困難。此項工程，拋工程師之估計，東西相距十二里，築樁十二座，并沿岸築塘，共需銀四十萬元。現在所籌之款，堡市本區畝捐，以及內沙全境花紗布捐，崇滬往來輪捐，統計可収七八萬元，然此就一年積數言之。目下各捐甫經徵収，一切用款，大都出自挪借，需款之鉅如彼，集款之難如此。竊謂保埧工程不舉則已，舉則以速為妙，速則保全者多，遲則反是。茲已訂定七月二十日【陰歷六月二十二日】開工。前承田鼎長見告，善後費可以撥助地方公益之用。擬請令知款產處，酌撥五千元，俾充工程開辦之需，庶進行較有把握，尚祈俯賜允准，實初公誼。

六月初五日戊戌陰半晴 七十八至八十五度

文科長來。午後，答候之。訪款產處長施宇明於萬安倉，告以堡市保埧，請撥善後費五千元，已函達鼎公署。宇明謂此事須開會議決之。

六月初六日己亥雨 七十九八十度

耀香，伯厚先後來。伯厚言聯軍駐江北數月，通如海三鼎供給七十餘萬元，如皋四十餘萬，南通二十餘萬，海門最少，亦七八萬云。閩民將赴南京，

向塩務処請求崇塩収回自辦，以浙商銷塩最旺之年為認額，保証歲収，塩稅有增無減。余為寫致徐靜仁函，俾便接洽。

六月初七日庚子雨 七十八至八十一度

奉 先考妣神主，到堡西農隱廬，供于家堂。此後率子孫等，朔望行礼。今晨，上船前有雨，旋止。上船後又小雨，及抵堡口，駁船登岸，肩輿一路到家，無雨。迨 先考妣神主，暨先室蘇夫人神主，送入家堂，行礼畢，仍復下雨不已。默念 先考妣，能獲天佑，即此可見。

六月初八日辛丑雨甚 七十七八度

營民來，言築樁開工在即，需用駁船錨鍊等物。南通保坍会有現成者，函商當可借用。余寫致張退老訊，即令營民前往接洽領取。

六月初九日壬寅陰 七十七至七十九度

寫馮曉青訊，詢問坍工賑尾款，已否撥到。寫談荔孫訊，寄北京大陸銀行，謂閔坍工賑尾款，可匯交滬行，分撥徒陽，劉河兩工賑主任，盼復。

【小暑】六月初十日癸卯陰晴錯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駕雲，蘭汀，亞虞先後來，言保坍抽地之二百七十弓，應先調查戶名地數，乃能徵租。

六月十一日甲辰陰晴錯 七十九至九十二度

午後，乘南陽船進城。省政府委員白一震【南通人】來，言調查大通廠工潮，及外沙請求分県兩事。酉刻，赴県署文科長之約，陪白委員也。

六月十二日乙巳晴半陰晚陣雨 八十至八十七度

文科長，白委員先後來。午刻，款產處教育局宴白委員，邀余作陪，談及外沙主張分県事，在座無一人許可者。申刻，開會，議善後費用途。推文科長主席，議決用途四項。一撥助堡市保坍五千元，一撥給印刷所五千元，一撥充禁煙費五千元，一撥內外沙規畫道路費一万五千元，依次通過。酉刻，散。

六月十三日丙午晴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乘大運船旋堡，白委員同行。余已刻抵家，午祭 先考妣。今日為 先考生忌也。戌刻，白委員，施丹甫來，言今晚大運船專送白委員往外沙。余為函致沈政三，托其照料。

六月十四日丁未陰晴錯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閱『恕谷集』，『平書訂』³²⁾。『平書』為王子源崑繩所著，而李剛主為之訂正者也。目次有十，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財用，河淮，刑罰，禮樂，洵國經野之作也。按之今日，則有宜參酌變通者矣。

六月十五日戊申晴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晨起，率子孫詣家堂前行禮，定為常儀。川洪鎮陳少雲來，交楚良函，為海境侵越連升沙地事。

六月十六日己酉晴 八十一至八十八度

駕雲送閱「駁外沙主張分県説帖」。係款產處寄來，簽名付之，蓋備交省政府委員者。

六月十七日庚戌晴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自昨日起曝書。南榮來，交瑞豐第二圩訂首四百元。

六月十八日辛亥晴 八十二至八十七度

北沙沈則飛來，言廣益鄉保坍事，尚在停頓中，以黃秀齋未肯墊款也。施宇明來，言田県長已返署。

六月十九日壬子陰晴錯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辰正，詣保坍會，派黃子猷，陳孚民分往北部，催収保坍畝捐。接田県長訊，商分配善後費，呈報省政府事，作書答之。

六月二十日癸丑晴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作「保坍開工祭文」。維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七月二十日，即歲在丁卯六月戊申望越七日乙卯，崇明県堡市保坍會理事長王清穆等，謹以酒醴牲牢，

致祭於風雨水土之神。曰，繫造物之生人兮，咸托身于坤輿。既生息而休養兮，得悠久之安居。独吾崇之為邑兮，処江口之中央。自宋元而迄今兮，經幾度之滄桑。慨居民之流離兮，恒輟徙而靡常，謂何以禦災而捍患兮，莫如取法乎海塘。幸人心之好善兮，都慷慨而輸將。木石之儲既備兮，群焉汲汲而不遑。爰諏吉日以興工兮，仰祈神佑于上方。風雨祝其緩和兮，海波又冀其不揚。吁嗟乎，謀事固在人兮，豈知成事之在天。自婉藐躬之孱弱兮，實賴衆力之共肩。驚心歲月之蹉跎兮，忍視下民之顛連。托神明之照鑑兮，敢稽首而致虔。今而後茲土其永固兮，遂不崩而不騫。慶民生之奠安兮，合報祀于万年³³⁾。

酌定祭神儀注。譽民來，言南通小工已到。

六月二十一日甲寅陰半晴 八十三至八十七度

寫鼎丞，子万訊。施孫濂甥偕亞虞來，借去『理淪駢文』四冊。晚，下榻亞虞家。

六月二十二日乙卯晴 八十三至九十三度

寅初三刻，起身。卯初，赴堡口河東祭神，行開工禮。巳初，田畝長，馬公安局長暨男女客數十人到。余導至開工處視察後，即邀往保甲會。午刻，開會。未刻，留膳。酉刻，送至堡口候船，未到。

六月二十三日丙辰晴 八十三至九十三度

奚度青，蔡申甫過此，即從旱路進城。駕雲送閱滬電，謂因軍事扣船，故未開云。孫濂甥偕楊涵之來，留午膳。申刻，亦從旱路西上。

六月二十四日丁巳晴未申陣雨 八十五至九十二度

柏雲來，言北堡商家懸燈，慶祝請延期事。晚，詣北堡觀燈，晤亞虞，柏雲，丹甫。

六月二十五日戊午晴 八十四至八十八度

辰刻，張卓麻來。昨晚，滬上航行已通，報紙亦到。省政府提議，蘇省各縣仿山西行村制，先從松江試辦。新委縣長戴忠駿³⁴⁾，前固宦於晉者也。

【大暑】六月二十六日己未晴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田県長函商分撥善後費事，作書答之，並附致鈕惕老函。請於県呈到時迅予核准，以便查照議案執行。

六月二十七日庚申晴半陰 八十一至八十九度

巳刻，上大運船，垂虞同行，省盤表姪亦在舟次。未刻，抵滬，寓東方旅社。

六月二十八日辛酉晴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辰刻，朱輔成來，為潘氏宝山沙田，與崇明業戶爭訟多年，擬為和解。余深以為然。午後，飲廉，地山，頌嘉，燕侯，駕白先後來。亥刻，秀齋來。

六月二十九日壬戌晴 八十四至八十九度

巳刻，詣大陸銀行，晤葉扶霄。少頃，季剛來，言新從北京南旋。余詢北京情形，則云朋儕星散，氣象蕭條，幾朝不保暮矣。未初，赴飲廉一家春之約，傅寫忱，黃秀齋，稚卿均在座。戌刻，駕白，燕侯約至新新酒樓晚餐，賓主十二人，皆崇籍也。

六月三十日癸亥晴 八十五至九十二度

卯初，起身，收拾行李。乘七點快車。九點，到蘇，即至包衙前寓所。未刻，晉民來，言同里稅務為稽徵員挪移虧空，尚短三千餘元，須設法措繳云。

七月初一日甲子晴 八十五至九十三度

省盤表姪偕曹吟秋，馮閱甫來。為潘氏宝山沙田訟案，有意和解，須與律師朱輔成接洽云。酉初，省盤等又來。潘敏齋，朱輔成亦到，論辨五刻許，未有結果而散。

七月初二日乙丑晴 八十六至九十三度

巳初，省盤偕曹馮諸君來。輔成以病未到。推悅甫往面商，旋悉潘氏極願和解，緩日仍由輔成赴滬協議解決云。鼎丞來。

七月初三日丙寅晴 八十六至九十三度

賓秋來。余托【擬】湖局移交公函，此亦必有之辦法也。除會計帳冊外，

餘均交代清楚。子義來，表示崇寶沙田爭訟，總以兩方和解為是。報載國民政府財政部製定「內國公債登記簡章」。其令文云，現為保障人民權利，維持公債信用，經中央財政委員會決議，設立內國公債臨時登記所，將現在還本付息之各項公債，辦理登記。凡已經登記之債票，一律准照原案辦理，業經呈報國民政府在案。茲特製定「內國公債登記簡章」，公布施行，此令。「簡章」第一條，國民政府因左列各種公債，業經轉輾流通市面有年，為維持社會金融現狀起見，特設公債臨時登記所。准其持票登記，彙由財政部開列登記號碼，公布令知保管基金及還本付息機關，分別遵照原案辦理。(一)五年公債，(二)七年長期公債，(三)整理六厘公債，(四)整理七厘公債，(五)金融公債，(六)十一年公債，(七)十四年公債。非上列之公債，不適用本簡章之規定。第二條，凡上列公債持票人，自八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二箇月內，持票人應向登記所呈請登記，給予登記憑証為憑。第三條，凡二箇月期滿未經登記號碼內之公債，一律作廢。凡未經登記者，不准再行買賣。但未屆滿期前之買賣，不在此限。第四條，登記所章程，由財政部另定之。第五條，本簡章自公布日起施行³⁵⁾。寫張詠霓訊，以內國公債財政部既設立臨時登記所，江蘇善後公債，亦應由甯另設登記所，早日頒布。

【陽歷八月一日】七月初四日丁卯晴申刻陣雨微 八十七至九十三度
星槎，子修先後來。酉初，樊少雲來，贈余摺扇一柄，自畫山水，甚佳。張仲老行書。

七月初五日戊辰晴陰雷雨 八十三至九十二度
辰初，束笙來。午初，嗜蓮，蔭公昆仲來。嗜蓮新任高等府檢察官，府長為陳哲侯。寫鈕惕老訊，略謂崇明外沙少數青年主張分縣，其理由以人數地數為言。夫設縣之資格，究以人口若干，方里若干，定一標準。此當在全國統一之後，從調查統計入手，非目前事也。目前所急者，在乎地方自治。自治事業，非財莫舉，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合群互助，猶虞不濟，而乃倡議分裂，請求設官，不與民治精神大相刺謬耶。且彼主張分縣者，連帶主張加賦，是尤不察民生疾苦之甚者。崇邑產米甚少，歷來仰給江南，近自常熟阻運，大都改販洋秬。農民飯食，類多用玉蜀黍，大麥，山薯充飢，罕有純食米飯者。苟有講求農田水利之人，來宰斯邑，寬以歲

月，注重倉儲，庶幾可使足民也。縣長為親民之官，宜時時出巡，徧歷各鄉。崇之縣長不莅外沙，致生隔閡，亦冀此後能矯正之耳。

七月初六日己巳陰晴錯申雷雨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辰刻，梁仲平來。酉，詣吳縣署，訪王引才縣長³⁶⁾，未值。寫馮曉青訊，告以大陸京行羅雁峯患病，所有閔坵欠撥之款，應請專函趙劍老，催促速匯。

七月初七日庚午陰晴錯晚雷小雨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辰刻，引才來，談及徵收房捐。事關通案，不能不辦，惟力主從寬，藉紓民力而已。余謂此等事官庁能寬一分，即民間寔受一分之惠。官不必求諒於民，而民自相喻於無形矣。申刻，陳哲侯來。

七月初八日辛未陰微晴申未雨 八十三至八十九度

辰刻，沈百先來。巳刻，訪申子萬，催令覆核湖局欠薪確數。

七月初九日壬申陰晴錯小雨 八十三至八十五度

巳刻，金伯荃，章君疇來。伯荃任吳縣公署收發員，君疇任市政籌備處教育科長兼衛生科長。未刻，屈蘭九來。

七月初十日癸酉雨陰晴錯 八十一至八十七度

巳刻，訪鼎丞，未值。未刻，奚九如來，以湖局欠挖泥船餉三千餘元，歸入債務。請求國民政府撥還，尚未核准。九如謂需用甚急，可在徒陽水利存款內，先行借撥。余乃分函武進顧蔭亭縣長³⁷⁾，溧港工程主任龔瑞萸商之，未卜能照辦否。

【立秋】七月十一日甲戌陰晴錯雨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接星恒函。錄寄民政庁指令田縣長文，支配善後費，用途如補助堡市保甲，創辦印刷局，修築內外沙渠道等項，均准備案。至籌設戒煙局，事關通案，候統籌核辦，再行飭遵云。巳刻，屈蘭九，孫子修來。

七月十二日乙亥陰晴錯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巳刻，鼎丞來，前日交繕公函，已辦好。寫丹甫訊，告以保甲請撥善後費，

已核准可以領取。写陸養浩訊，籌備内外沙県道，擬派孫子修為測量主量，請与同人協商。

七月十三日丙子陰晴錯 八十三至八十六度

閱報，見太倉顧氏訃告。公度於六月十九日逝世，傷哉。年甫六旬，由杭移滬兩年矣。

七月十四日丁丑陰雨 七十九至八十五度

写張詠霓訊，為吳県田業銀行劃收借款利息事，子義所託也。閱翁文恭公『辛巳年日記』。慈安皇太后之崩，朝聞伝医而夕即賓天，公亦訝為奇事。近刻『清宮秘史』，謂西宮饋食物，置毒於内，致生此變，殆事實也。宮闈乖忤至此，国事焉有不敗者乎。

七月十五日戊寅晴 七十九至八十四度

已刻，屈蘭九來，日内擬赴寧謁鈕惕老，属為先容，作書畀之。未刻，訪束筌，未值。晤哲侯略談。閱翁文恭公『丁酉戊戌日記』。目康有為為野狐，並無保举大用之事。世所伝才勝十倍之說，彼特借此以炫人耳。

七月十六日己卯晴 七十六至八十五度

子修來，述瑞豐分田事，對於駕白頗不平。傍晚，步至護龍街，購攤頭旧書三種。一『治蝗全法』四卷，無錫顧氏刻本³⁸⁾。一『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吳江徐靈胎著³⁹⁾。一『讀史論略』，翰苑楷書刻本⁴⁰⁾。

七月十七日庚辰晴微陰 七十九至八十七度

詣中街路吳氏外姑処問安。前数日，傾跌傷腰，不能行動，老境苦矣。宋錫慶送省盤訊來，言徐蘭墅応馮玉祥電召，日内將起程。觀此知時局變化不遠矣。

七月十八日辛巳陰晴錯申雷雨 八十二至八十八度

為光裕社題五古一首。

詩亡三千年，風雅久不作。世變江河下，人心何齷齪。吳門光裕社，弦誦追往躅。倘能挽澆風，今樂猶古樂。妙語砭厥癡，和声解其毒。庶幾見太

平，回時調玉燭。

蔣介石宣言下野，八月八日發，今日滬報始披露。國民政府根本動搖，馮煥章坐鎮中州，有拳足重輕之勢。其能執牛耳，以定大局乎，試拭目俟之。

七月十九日壬午陰晴錯 八十二至八十九度

寫星恒訊，屬約『心史』。請惕老回寧主持省政，勿趨消極。紫君姪來，談兩刻去。傍晚，至元妙觀書肆，購旧書五種。一『高忠憲公年譜』⁴¹⁾。一陶澹宣『勸俗編』⁴²⁾。一郭嵩燾『使西紀程』⁴³⁾。一『幾希錄良方合璧』⁴⁴⁾。一『普濟應驗良方』⁴⁵⁾。

七月二十日癸未晴半陰 八十四至九十一度

湖局撤銷後，欠債欠薪，尚須料理，計債務總額，共四萬四千二十二元，欠薪積數，共七萬四千四百六元，兩共十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八元。致函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轉請政府設法撥還，以便將抵借債。頃之，二次整理七厘公債票四十萬元，江蘇國庫善後公債票二萬元，一併繳歸中央財政機關。

七月二十一日甲申小雨淡晴 八十五至九十六度

寅刻，起身。卯初二刻，出城，見車站一帶兵隊甚多，詢之知為前敵退回者，士氣消沉，不能戰矣。辰初，無錫車到，依規定鐘點遲三十分。余上車後，在客座門外，勉強擠得坐位。車行中途，停頓幾次，午初始抵滬，寓振華旅館。行李，至下午五時取到。

七月二十二日乙酉陰晴錯 八十三至八十六度

巳刻，晤季剛於懋業銀行。午正，約陳飲廉，陸燕侯，鄒駕白，王問梅，彭子振在倚虹樓午餐。未正，散。酉刻，飲廉，駕白來寓，聞鄭俊彥⁴⁶⁾軍已抵鎮江云。

是日在受古書店，博古齋得旧書若干種。書名列後。『太誓答問』【龔自珍】⁴⁷⁾，『夏小正正義』【天壤閣】⁴⁸⁾，『儀禮韻言』【檀萃】⁴⁹⁾，『國語明道本考異』【汪遠孫】⁵⁰⁾，『河東先生龍城錄』⁵¹⁾，『樂善錄』【宋李昌齡】，『耕祿稿』【胡錡】⁵²⁾，『幸存錄』【夏允彝】⁵³⁾，『明刑弼教錄』【天壤閣】⁵⁴⁾，『盾鼻餘瀟』【左宗棠】⁵⁵⁾，『古金待問錄』【朱楓】⁵⁶⁾，『補宋書食貨志』【郝懿行】，

『補宋書刑法志』【郝懿行】⁵⁷⁾，『重刊宋紹熙公羊伝注増音本校記』【揚州汪氏】，『洪範統一』【宋趙善湘】，『敦煌石室記』【羅振玉】⁵⁸⁾，『西河詩話』【毛翰林集】，『素問靈樞類纂約註』【汪昂】⁵⁹⁾。

七月二十三日丙戌晴 八十三至九十度

午初，上朝陽船。悉大運船到埠即開，以伝聞有封船之說也。舟次晤陳管生，挹称廿一由南京來，係出神策門。其時寧垣与浦口正在對峙，砲擊下閤，居戶已走避一空云。申初，抵堡口，見港東樁工垂成。至保圻會，晤丹甫，韶九。酉初，返農隱廬。

七月二十四日丁亥陰晴錯 八十一至八十三度

已刻，張卓床來。鄒膏，南九，譽民先後來。保圻監工員前派南九与盛伯英，今盛以南通有事不能來，乃改派鄒膏任之。

七月二十五日戊子晴 七十九至八十三度

閱何沃生『勸學篇書後』。『勸學篇』者，張文襄戊戌年作，所以策中國富強也。篇分內外。內篇九，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是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曰遊學，曰設學，曰學制，曰廣訊，曰閱報，曰變法，曰變科舉，曰農工商學，曰兵學，曰鉅學，曰鐵路，曰會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是也。何君名啓，南海人，居香港，任律師。乙巳夏秋，余以考察商務過香港，曾獲晤見，並承以『新政論議』『新政始基』印本見贈，見理透徹，持論公平，深以當道不能容納為憾。此『書後』將『勸學篇』逐段辨駁，亦復出入經史，貫通中西，真傑出之才也。其「同心篇」辨云，為國家者，不當責一國之忠愛於人民，但當行其所以致人民之忠愛於一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天下之通理也。故為國而欲同心，須合君民而言，不能捨其君而專責其民。又曰，君子群而不黨。西河諸子，未明大道，分門別戶，伐異黨同。其後秦散三萬金，而天下之士自相殘，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而天下之士不相救。沿及後世，慶歷之黨，洛之黨，莫不以師友淵源，有所不同，而生齟齬。意氣偶異，入室操戈。以此知門生布滿天下，未必即為文人之福。宋代理學如朱子者，強國學之，必致於衰，弱國學之，必致於滅。非惟不可以救當時，而且足以累後世。『勸學篇』

中往往称述，知其於誤世之学，得之独深。夫今之所言，意為保国也，而乃拳不能保国之人，以為是固吾之師焉，是直師其不能保国而已。持論若此，可恠孰甚。又「循序篇」辨云，中国之不肯變法自強，其弊在於不行孔教，非在專信孔教也。孔子生平所執以為寡過之用者惟易。易者，變動之謂也。窮則變，變則通。君子处事，無往而不吉者，以其善變也。外国報謂中国專信孔教，所以不能變者誤也。而「循序篇」謂固守孔教，則中国可以無庸變者，則尤誤之誤也。使其固守孔教，則中国之變法自強，不待言之於今日矣。英人理雅覺所訊四書五經，以日講解義為宗。其有一字之未詳，一解之未妥者，皆援引四庫所藏之書，旁稽側証，以期無背於大義。故其所訊，實為西人問孔孟之教者之津逮。今乃謂彼之所訊，皆俗儒村師解經之理，固不知孔教為何事云云。不知是指理氏所繙者而言否，果爾則吾願聞其錯解錯訊者，係在何章何節也。如不能揭以示人，則是無端謾罵而已。此非特罵理氏也，直是罵国朝聖祖神宗，并歷代名儒理学而已。夫『五經大義』⁶⁰⁾，「經解」一篇，言之已悉。然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思孟子，通行其傳，故『論語』始於言学，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其立言大旨，本不難窺，今如所云，則是天下之人，除作「循序篇」者一人而外，無人能讀孔孟之書者矣。豈不謬甚⁶¹⁾。何君之辨，理足氣足，其所以責備文襄者，甚至而詆及朱子一段，直與顏習齋，李剛主議論相似，尤徵特識。

七月二十六日己丑陰微雨 七十八至八十度

張卓麻來，言報載省政府已更委崇明縣長。鏡寒來，言省委孟英会同田縣長，審理大通工潮案，刻以奉伝進城云。

【処暑】七月二十七日庚寅陰雨晚晴 七十八至八十六度

孫濂甥來，述田縣長意，為會審杜案，邀余進城，与省委接洽。午後，上朝陽船。申初二刻，抵家。訪孟蘊華【英，塩城人】於県署。田縣長留晚餐，為孟委員洗塵也。

七月二十八日辛卯晴 八十二至八十六度

県署函送特別旁聴券，十一時開審，五時退庭，無結果。余坐久，殊疲倦，返家少憩。六時，詣樊宅，吊喪兩三之太君也。亥初，県長邀入署，商杜案，無辦法。

七月二十九日壬辰晴 八十三度至八十七度

卯正，許崇礼来，報告施丹甫往油車橋，為鄉民聚衆包圍。余即請県長派張卓庠前往解散。巳正，接亜虞訊，知丹甫已脫險返堡。申刻，田県長在款産処，召集士紳及公安各局長開會，報告莅任以來勉維現狀政策，並詢財政庁催解款如何応付，公議以無法籌措電復。酉正，朝陽輪船委員會集議，公決議案數条，整頓營業，以維公司經濟。

八月初一日癸巳晴 八十三至八十八度

辰初，上朝陽船。巳初，抵堡口，炳章孫来。午，抵滬。秀齋来，談兩刻。未正，炳章孫詣江湾立達学園，属金之傑送去。亥刻，駕白来。

八月初二日甲午陰晴錯夜雨 八十四至九十度

巳刻，飲廉来，長談。時局變化，又成彼進此退之勢，戰区人民痛苦極矣。頌嘉来，午正，同上大運船。未正二刻，啓旋。酉初，至堡口，詣保坍会工程処，略詢近狀。抵家，已曛黑矣。

八月初三日乙未小雨晴 八十二至八十七度

沈卓卿，宋春生来，言伝聞県長伝喚，驚疑走避。余告以若為堡坍畝捐事，不妨進城投案。県長当有正言面諭，不与汝為難也。丹甫来，邀余進城，為杜案謀解紛，余以無辦法却之。午後，聞朝陽直放上海，解送杜少如，至衛戍司令部。写雲岑，飲廉訊。

八月初四日丙申小雨陰晴錯夜雨 八十二至八十五度

亜虞来，商定堡坍事務所遷併天后宮，徇丹甫意也。晚，宋驥才如夫人来，春暄之生母也。亥刻，去。春生亦来，留宿。余勸其明日進城。

八月初五日丁酉陰晴錯小雨数次 八十一至八十五度

為堡坍事，作「敬告堡市父老文」一通，大致謂，堡坍即是救災，為保沿海居民之房屋田地也。開工月餘，港東先築一棧，行將告竣。各項捐款，源源而來，正資接濟。忽焉反對之聲紛起，油車橋且聚眾滋事。是必因領袖堡坍之人，信望不孚，辦理不善，應請父老兄弟，另推賢能接辦，以免停頓。

【陽歷九月一日】八月初六日戊戌陰晴錯小雨 八十一至八十六度

「紀先兄彙初軼事」⁶²⁾，係丙子冬鼎試案首被奪，距今五十一年矣。為見龔氏桐石山房編訂學冊，旁註不實而作。

八月初七日己亥陰雨午後晴 八十二至八十四度

施臥樓來，言油車橋抗拒堡坍捐者，實有秘密為首之人，恐目下未易拘捕耳。滬航不通已三日，消息杳然。

八月初八日庚子晴 七十九至八十二度

劍秋來，言油車橋事，可約施竹友來會商解決方法。申刻，至南堡公安分局，晤淞滬衛戍司令部委員呂君少傅【孟，湖南人】。蓋為調查大通工潮一案而來，似有就滬訊結之意，以如何辦理見詢。余謂事實既明，當以法律判斷。余與杜某同居堡市區域，目下同辦堡坍工程，希望在法律範圍以內，從寬發落為幸。呂君首肯。余遂告別，至韶九處，略坐而返。

八月初九日辛丑小雨陰 七十七至七十三度

輓北沙丁幹堂聯

塵海歎多災，誰挽洗兵銀漢水。

滬濱驚噩耗，乍安婦櫬德風鄉。

輓馮夢老聯

公有仁德足稱，以天下為己任。

我替災黎長慟，非斯人其誰婦。

八月初十日壬寅小雨陰午後晴 七十三四度

西成鄉宋厥成【錫圭】函告，協平鄉有醞釀減租風潮情事。余因拋以輓達

田県長預籌消弭，勿任一發難収。

八月十一日癸卯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東久郷陳家鎮秉【西】北八里朱蓋夫【啓忠】，現充小学校校長兼職教員，來書自述家世小康，半耕半讀，恥為名利所誘，願聞淑身淑世之道。余嘉其有志而未曾一面，因作書約之。

八月十二日甲辰晴 七十三至七十八度

楚良，亜虞，竹友先後來。申初，余詣保坍會，渡過港東，視察樋工畢，在蘭汀甥家略坐，即返。天后宮開理事會，并約龔劍秋，沈卓卿，施手羹作為聯會議。將保坍籌費章程原定沿海二百七十弓抽地辦法，改為每百步捐保坍費參角，以輕負擔，不再抽地。議畢，留晚膳。酉正，余先散歸。

八月十三日乙巳晴午未間雨 七十四至七十七度

未刻，詣韶九處，約楚良談。酉刻，返。

作樊母王太君誄詞【応雨三，馨若之請也】。

樊家賢母出太原，孝慈恭儉德溫溫。宗族鄉黨無間言，教子使知師道尊。浮名休与世俗論，卅年桃李爛盈門。蔗境回甘慶寿萱，四代同堂古誼敦。瞻依福蔭庇兒孫，八十有三登天閣。例如万物歸其根，孝子永思安慈魂。

【白露】八月十四日丙午晴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童雨農偕孫濂甥來，商橋鎮花紗布，応繳堡市保坍捐項，請會中派員直接徵収。余屬駕雲与之接洽。

八月十五日丁未晴夜半小雨 七十三至七十七度

巳刻，杜化如來，請為其子少如工潮案，疏通和解。午刻，借韶九家請客，張卓麻，許崇礼，朱楚良，施譽民，龔渭澄，亜虞，韶九，景韓。未正，散。答候杜化如，詣丹甫處，晤楚良，崇礼。申正，返。

八月十六日戊申晴 七十四至八十三度

昨接田県長函，謂淞滬衛戍司令部，擬將杜案訊結，屬余到滬監察，主持正誼。因即赴滬，舟次晤施宇明，陸斐如，陸養浩，蔡子拙。余寓振華旅

館，朱楚良，龔詎虞，駕雲，施頌嘉與景韓均同寓。戌刻，至倚虹樓晚餐。楚良爭為東道主。

八月十七日己酉晴 七十四至七十九度

巳刻，田県長偕養浩，子拙來。午初，詣龍華訪司令部呂秘書，介紹晤張參謀長，人極和平。晚在全家福請客，陸才甫，陸斐如，施宇明，陸養浩，蔡子拙，朱楚良，龔詎虞，駕雲，景韓。田県長，文科長以有事往杭州，未到。亥初，散。

八月十八日庚戌晴 七十六至八十一度

過書肆，購書數種。『大金吊伐錄』⁶³⁾，劉貢父『漢官儀』⁶⁴⁾，戴醇士『古泉叢話』⁶⁵⁾，張靜菴『琴學入門』⁶⁶⁾，潘衍桐『爾雅正郭』⁶⁷⁾。午後，季剛，地山先後來。

八月十九日辛亥晴 七十八至八十四度

至中國書店購書。梁章鉅『楹聯叢話』，又『巧對錄』⁶⁸⁾，『先聖生卒年月日考』⁶⁹⁾，『項氏家說』⁷⁰⁾，『水經注西南諸水考』，『弧三角平視法』，『摹印述』，『三統術詳說』⁷¹⁾，『公是弟子記』⁷²⁾，顏師古『刊謬正俗』⁷³⁾，『瞿木夫年譜』⁷⁴⁾，『李申耆年譜』⁷⁵⁾，『洪武聖政記』⁷⁶⁾，『孟子外書』⁷⁷⁾，又『統孟子』⁷⁸⁾，『學古堂日記』⁷⁹⁾，『東南水利論』⁸⁰⁾，『陶靖節年譜』⁸¹⁾，『明賢蒙正錄』⁸²⁾，『荊楚修疏指要』⁸³⁾，『毛詩天文考』⁸⁴⁾，『今水經表』⁸⁵⁾。酉刻，詣龍華司令部，晤軍法科長黃君得中，會商解決杜案方式。亥初，至倚虹樓晚餐，陸斐如爭為東道。

八月二十日壬子晴半陰 八十至八十四度

至蟬隱廬，覓旧書，得六種。『禹貢錙指節要』⁸⁶⁾，『務民義齋算學』⁸⁷⁾，『河套圖志』⁸⁸⁾，『太上感應篇叢義』⁸⁹⁾，『平平言』⁹⁰⁾，『夏侍郎年譜』⁹¹⁾。申正，赴龍華司令部，晤軍法科長，統商解決杜案最後辦法。戌刻，赴金子臧全家福晚餐之約。亥初，散。

八月二十一日癸丑雨陰 七十三度

巳初，上朝陽船，田県長已先到。施宇明，陸斐如，蔡子拙同行。申初，

抵南門埠，即返家。

八月二十二日甲寅小雨陰午後晴 六十九至七十四度

新任縣長鄭振春【里鐸，廣東瓊山人】⁹²⁾，新公安局長邢【政，江陰人】來。午初，詣東亞旅館答候之。申刻，訪嚴友潮，徐利生。南豐鄉東部擬辦保坍工程，利生實有此主張，前數日，余令許崇礼到沙測勘，尚未竣事。

八月二十三日乙卯晴 七十至七十五度

巳刻，詣城隍廟拈香。午刻，借款產處公宴田縣長，文科長，馬局長。余与施宇明【款產處長】，沈佩言⁹³⁾【教育局長】同作主人。申刻，朝陽輪船公司開臨時委員會。陳惟庚返自新加坡，贈予白牛角兩對。

八月二十四日丙辰陰晴錯 六十八至七十四度

返堡西。巳正，抵港口。視西邊築樁處，已沉大小各一排，距東樁約一百六十丈。拋營民言，碼頭地点，擬在港口迤西，尚須考察水流形勢，然後酌定云。

八月二十五日丁巳晴 六十八至七十二度

寫大女訊，寄北京匯款壹百元，俾作南旋川資。申刻，垂虞，駕雲來，商保坍收捐事。崇礼來，言南沙測勘告竣，計畫須俟一星期後報告。

八月二十六日戊午陰晴錯 六十七至七十度

輓徐漱芳夫人聯

伉儷五十年，久矣賢聲滿南国。

蓬萊三万里，條然仙馭返面池。

丁裕豐八旬生日。未刻，往祝之，承以酒麵見餉。旋偕郇膏，至仙景沙四号，看胡姓破宅，四周有地六十步。

八月二十七日己未晴 六十六至七十二度

布置藏書室。作「食飯宜細嚼緩嚥說」⁹⁴⁾，寄炳章孫，並令提議補列膳堂規則。

八月二十八日庚申晴 六十八至七十二度

秋節祀 先。午後，楚良來。東久郷朱蓋夫【啓忠】來，已薄暮矣，留宿。蓋夫家在陳家鎮西北八里，半耕半讀，境況小康。該郷第五小学校設伊家中，伊自任校長兼教職，此來有志問學，可嘉也。

【秋分】八月二十九日辛酉小雨陰 七十至七十七度

贈蓋夫『陸桴亭先生遺書』一部⁹⁵⁾，並借給『李恕谷先生年譜』，蔡閩民「崇明解決食塩説帖」。東久，豐樂兩郷，地本斥鹵，自禁止刮煎，鹵氣四散，農產益薄。余屬蓋夫調查兩郷塩田，實有若干可供刮煎者。午刻，至保坨會，旋上朝陽船。申初，抵家。閩民來，報告組織農民協會情形。

八月三十日壬戌陰晴錯小雨 六十九至七十三度

前県長奚度青來，以江蘇善後公債千元票一紙，上海製糖公司股票七百五十元，屬交款產處，抵虧款【字明携去】。

註

- 1) 『論語』顏淵。
- 2) 吳清徽。1926年9月より崇明県承審員。王清穆主修，曹炳麟總纂『崇明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県志輯10）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初版1930年），附編卷一。
- 3) 「聞堡西陸姓冤獄感言・附紀事」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近代中国史料叢刊続編第40輯395・3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初版1939年），卷二。
- 4) 寄觀「巴黎学生慶祝陰曆元旦」『新聞報』1927年2月9日。
- 5) 清・嚴樹森『胡文忠公年譜』，清・嚴樹森鑑定，清・厲雲官，閻敬銘，盛康編『胡文忠公遺集』首卷，醉六堂，1868年。
- 6) 清・彭潤章等修，清・葉廉鏐等纂『平湖県志』卷二「地理志」，二十六丁，1886年。
- 7) 奚侗（1876-1936）字は度青，無識と号す。安徽省当塗の人。前清の附生。民国初年，江浦県，崇明県の知県を歴任。後辞任して南京に隱居。『老子解集』二卷，『莊子補註』四卷。橋川時雄編『中国文化界人物総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年，388頁。
- 8) 清・李延昱『南吳旧話録』二卷。
- 9) 清・劉獻延『広陽雜記』五卷。

- 10) 宋・朱長文『吳郡図經統記』卷上「封域」, 1134 年。
- 11) 「堡市保坍勸捐俚言借陶淵明勸農詩韻分為六章」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二。
- 12) 田良驥。1927 年 4 月より崇明県県長。洪道明, 施保昌, 顧履若, 蔡申甫, 張平, 姚永伯編, 徐兵, 郭焰点校「崇明県志稿」(1960 年)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崇明県卷』(上海府県旧志叢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2156 頁。
- 13) 「飯仁庄記」(己巳) 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卷二。
- 14) 「克博士在公宴上演講詳記」『申報』1927 年 4 月 10 日。
- 15) 清・黃清憲『半弓居文集』。
- 16) 呂公望(1879-1954) 原名は占鰲。字は戴之。浙江省永康の人。秋瑾の面識を得, 光復会に加入。保定軍官学校速成科に学ぶ。新軍に所属。1916 年, 浙江督軍, 浙江省長。1920 年, 広州軍政府参謀部長。1921 年, 天津に隠遁。女子儲蓄銀行董事長を務めるも倒産。1927 年, 北伐軍が浙江に入ると江北宣撫使に任じられるも, 間もなく辞職。以後は上海や杭州で紡績工場の運営などに従事。人民共和国成立後, 政協浙江省委員会委員。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石家荘: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315-316 頁。
- 17) 清・李塋纂, 清・王源訂『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
- 18) 王桂林(1887-?) 字は悦山。浙江省東陽の人。北洋陸軍速成学堂に学ぶ。浙江憲兵司令官, 浙江嘉湖鎮守使, 善後會議会員などを歴任。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132 頁。
- 19) 「英人對於寧案之公正主張」『申報』1927 年 5 月 14 日。
- 20) 王詠霓(1838-1915) 浙江省黄岩の人。字は子裳, 六潭と号す。1880 年の進士。翁同龢の門人。刑部主事などを務める。許景澄に従い欧州に出使。陳玉堂編著『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58 頁。
- 21) 李鳳苞(1834-1887) 江蘇省崇明の人。字は丹崖。海客と号す。捐納により道員となる。江南製造局, 吳淞炮台工程局などに勤務。福州船政学堂総考工, 留学生監督などを歴任。1878 年, ドイツに出使。駐オーストリア・イタリア・オランダ公使を兼ねる。帰国後, 北洋営務処総辦など。収賄により免職。陳玉堂編著『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 405 頁。
- 22) 清・王詠霓『道西齋日記』卷下。また清・王詠霓著, 劉柯等校訂『道西齋日記』(走向世界叢書) 長沙: 岳麓書社, 2016 年, 69 頁。
- 23) 郭嵩燾(1818-1891) 湖南省湘陰の人。字は伯琛, 筠仙と号す。岳麓書

院に学ぶ。1847年の進士。曾國藩に従い団練を率い、太平天国と戦う。後、広東巡撫、兵部侍郎などを歴任。1876年、初代駐英公使。陳玉堂編著『中国近現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編増訂本）1067頁。

- 24) 張寿鏞(1876-1945)字は伯頌、詠霓。約園と号す。浙江省鄞県の人。1903年の挙人。中華民国成立後、浙江省財政庁庁長、湖北省財政庁庁長、江蘇省財政庁庁長、山東省財政庁庁長などを歴任。1927年、江蘇省政務委員会委員兼財政庁庁長。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1870-1871頁。
- 25) 文醒民。1927年4月より崇明県第一科長。洪道明ほか編「崇明県志稿」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崇明県卷』2156頁。
- 26) 端木傑(1897-1972)字は文侯。安徽省懷寧県の人。国民政府軍政部軍需署營造司長。1936年、軍政部軍需監。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委員。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国満洲帝国人名鑑』東亜同文会業務部、1937年、307頁。劉国銘主編『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書』團結出版社、2005年、2347頁。
- 27) 羅素約。広東省の人。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崇明県党部党務政治監察員。洪道明ほか編「崇明県志稿」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崇明県卷』2149頁。
- 28) 咸は韻目代日で15日を指す。
- 29) 清・馮辰纂、清・惲鶴生訂、清・孫鎔重訂『李恕谷先生年譜』五卷。
- 30) 漢・傅嘏『皇初頌』。
- 31) 清・馮辰纂、清・惲鶴生訂、清・孫鎔重訂『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 32) 清・李塋『平書訂』十四卷。
- 33) 「堡市保坍開工祭神文」王清穆、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四。
- 34) 戴宗駿。字は叔良。江蘇省呉県の人。1928年より松江県県長。上海市松江県地方史志編纂委員会編著『上海市松江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28頁。
- 35) 「財政部製定内国公債登記簡章」『新聞報』1927年7月31日。また「財政部設内国公債登記所」『時報』1927年7月31日。
- 36) 王納善。1927年6月より1928年10月まで呉県県長。呉県地方志編纂委員会編『呉県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764頁。
- 37) 顧樹森。字は蔭亭。浙江省嘉定の人。1927年6月より武進県県長。辞職後、教育事業に従事し、蘇州大学教授、九三学社の蘇州における責任者などを務める。江蘇省武進県志編纂委員会編『武進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590頁。
- 38) 清・顧彦輯『治蝗全法』四卷、1888年。

- 39) 清・徐大椿『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 1736年。徐大椿(1693-1771)字は靈胎。
- 40) 清・杜詔『読史論略』一卷, 1730年。
- 41) 明・華允誠編『高忠憲公年譜』一卷。
- 42) 清・陶澹宣『勸俗編』環玉樓, 1900年。
- 43) 清・郭嵩燾『使西紀程』一卷。
- 44) 清・張惟善『幾希錄良方合璧』二卷, 1821年。
- 45) 清・德軒氏『普濟心驗良方』八卷, 1799年。
- 46) 鄭俊彦。字は杰卿。河北省寧晋の人。保定陸軍速成学堂に学ぶ。安徽派の廬永祥に属す。江浙戦争後、孫伝芳に属す。浙江陸軍第十師師長。1928年、閻錫山に属す。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増訂版) 2350頁。
- 47) 清・龔自珍『太誓答問』一卷。
- 48) 清・王筠『夏小正正義』一卷, 清・王懿栄輯『天壤閣叢書』福山王氏刊, 1879年。
- 49) 清・檀萃『儀礼韻言』二卷。
- 50) 清・汪遠孫『国語明道本考異』四卷。
- 51) 唐・柳宗元『河東先生龍城録』二卷。
- 52) 宋・胡錡『耕禄稿』一卷。
- 53) 明・夏允彝『幸存録』二卷。
- 54) 清・王祖源輯『明刑弼教録』, 清・王懿栄輯『天壤閣叢書』福山王氏刊, 1879年。
- 55) 清・左宗棠『恪靖侯盾鼻餘瀟』一卷, 1881年。
- 56) 清・朱楓輯『古金待問録』五卷, 『補遺』一卷。
- 57) 清・郝懿行『補宋書食貨志』一卷, 『補宋書刑法志』一卷。
- 58) 羅振玉『敦煌石室記』, 1909年。
- 59) 清・汪昂纂輯『素問靈樞類纂約註』三卷。
- 60) 晋・戴逵『五經大義』一卷。
- 61) 何啓, 胡礼垣『勸学篇書后』, 清・于宝軒編『皇朝蓄艾文編』卷七「通論七」, 上海官書局, 1903年。
- 62) 「紀先兄彙初軼事」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四。
- 63) 金・佚名『大金吊伐録』四卷。
- 64) 宋・劉貢父『漢官儀』三卷。
- 65) 清・戴熙『古泉叢話』三卷, 1872年。
- 66) 清・張鶴『琴学入門』二卷, 1864年。
- 67) 清・潘衍桐『爾雅正郭』三卷, 1891年。
- 68) 清・梁章鉅『楹聯叢話』十二卷, 『巧對録』八卷。

- 69) 清・孔広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二卷, 1889 年。
- 70) 宋・項安世『項氏家説』十卷, 『附録』二卷。
- 71) 清・陳澧『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 『弧三角平視法』一卷, 『摹印述』一卷, 『三統術詳説』四卷。
- 72) 宋・劉敞『公是弟子記』四卷。
- 73) 唐・顔師古『匡謬正俗』八卷。
- 74) 清・瞿中溶『瞿木夫年譜』一卷。
- 75) 清・蔣彤『李申耆年譜』三卷。
- 76) 明・宋濂『洪武聖政記』一卷。
- 77) 漢・劉攽『孟子外書』四篇。
- 78) 唐・林慎思『統孟子』二卷。
- 79) 清・雷浚, 汪之昌選, 清・吳履剛, 顧光昌編次, 清・胡玉縉, 章鉅, 吳寿萱校『學古堂日記』二十六冊。
- 80) 明・屠隆『東南水利論』一篇。
- 81) 宋・吳仁傑『陶靖節年譜』一卷。
- 82) 清・彭定求纂『明賢蒙正録』二卷。
- 83) 清・胡祖翻『荊楚修疏指要』四卷。
- 84) 清・洪亮吉『毛詩天文考』一卷。
- 85) 清・黃宗羲『今水經表』一卷。
- 86) 清・汪彥石『禹貢錙指節要』一卷。
- 87) 清・徐有任『務民義齋算學』十一卷, 1872 年。
- 88) 張鵬一編『河套圖志』六卷, 1917 年成書, 1922 年發行。
- 89) 清・俞樾『太上感應篇續義』四卷。
- 90) 清・方大湜『平平言』四卷, 1887 年。
- 91) 夏庚復, 夏敦復, 夏偕復『夏侍郎年譜』一卷, 1881 年成稿, 1920 年刊行。
- 92) 鄭里鐸。広東省瓊山の人。1927 年 9 月より崇明県県長。1927 年 11 月より武進県県長。洪道明ほか編「崇明県志稿」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崇明県卷』2156 頁。江蘇省武進県志編纂委員會編『武進県志』590 頁。
- 93) 沈書珽。1927 年 9 月より崇明県教育局長。洪道明ほか編「崇明県志稿」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上海市崇明県檔案局編『崇明県卷』2156 頁。
- 94) 「食飯宜細嚼緩嚥説」王清穆, 崔龍編『農隱廬文鈔』卷四。
- 95) 清・陸世儀『陸桴亭先生遺書』二十二種。